



別
扭
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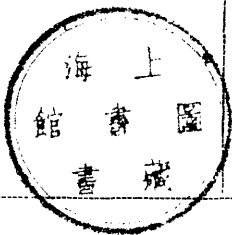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3 6374B

別
扭
集

許
傑
著

■ 開明文學新刊 ■



別 扭 集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
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
再版

每册定價 ○ 六 五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著作者

許傑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88 P.) W

扭

自序

抗戰以來，我幾乎沒有寫過什麼創作。有些東西，我不高興寫，有些東西，我沒魄力寫；到了結果，我自然是不寫。不過，在有些時候，我自己也想總要振作一下；因而也就偶然寫成了一二篇。這些東西，自己雖也給他當成敝帚，但在一些紳士們的眼中，卻總得有些討厭。關於自己的文章，我是幾乎不敢說什麼話的；好就好，明眼人自有公論，自己寫得不好了，你嚕哩嚕嚕，說了一大篇，要討得原諒，也是多餘的事。我總認為，一篇文章，在未寫好之前，原是寫作的人的，他有權，他有能力，要怎樣寫就怎樣寫，怎樣修改就怎樣修改；但在寫好以後，給他發表出來時，這在一面，已經被當作社會一部分客觀的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作者的能力，早已在寫作時表現完盡；——他已限於他的能力，早就無可如何了。我對於自己的作品，便存着這樣的一種想頭。

在這集子裏所收集的作品，一共只是五個短篇，這就是抗戰以後，這八、九年來我的創作的全部。說也可憐，便是這幾篇不成材的東西，我本來也不想給他發表的。只因爲自己的窮，和朋友們的好意，好像既已寫成了，丟在箱子裏總不如換幾個錢好些；而如今，更是因爲窮，因爲自己年來的困頓和朋友們的好意，

我又把他印成集子，希望他能解救我些微困厄。但我的內心，還是相當的不安與苦痛的。

我爲什麼不能找些別人喜歡的題材，寫些投合紳士們脾胃的作品呢？自然，這一面是限於我的能力，一面也有我的偏見和固執。抗戰以來，光明的事情，固然也就很多，但在我看來，卻畢竟有些迷濛，比較遙遠。而且，別人都有這一窩蜂的風氣，抗戰尾巴早成了現階段的創作公式，少了我這樣一個人來湊這個熱鬧，於大勢也沒有什麼損失。反之，倒因爲我自己就生活在現實世界當中，寫寫現實，於我倒比較熟識。何況所謂光明，原就不能憑天而降，要不腳踏實地，認清現實的真相，指出現實的實在，再從這裏開始，切實的做些工夫，光明的來臨，非但不見得可能，恐也有些近於臨空建塔。我自己相信，我之採取這些題材，寫作這些作品，也不見就比那些專寫光明的作者，缺少了那一分熱情。只是，描寫光明的光，大家多是愛聽的，雖然也有人討厭那條抗戰尾巴，但與其被人刺痛，或是被人揭露出爛瘡疤，致在人前丟臉，則在那些高貴的紳士們的立場，毋寧加以反對的。我曾經認爲，這是關於文藝教育的事，但這卻也有時間與歷史限制，一時又談何容易？也就因爲如此，我在自己寫作以前，總是躊躇再四，而在寫成以後，卻仍舊難免沒有一些人事上的別扭。在我要寫成一篇文章，

一面會使自己滿意，一面又使別人高興，真是一件難事呵！

自然，我自己不能在寫作上克服這種困難，完全要歸罪於我的能力、我的偏見和固執。但人生有矛盾，社會有糾紛，小說的結構有葛藤，而我的作品的發刊，時常會遭遇一些人事上的別扭，我還該怎樣說法呢？我這裏的五個短篇，除了一篇題爲「一個小小的別扭」以外，其餘各篇，幾乎都有他自己一些經歷的。我不敢誇張，我也未敢擅自抹煞，因爲這本身，我仍舊認爲是個現實。而且，我想，這一個現實，這一種人事上的別扭，作興也不僅只我一人，纔遭際到這樣的遭際。所以，我卻要在這裏，虔誠的禱祝，文藝教育能在某一日普遍的完成，而文藝自由也不再有什麼人叫喊；那末，我的「別扭集」的印成，根本就算沒有那麼回事吧！

三十四年六月七日

目錄

的篤戲·····	一
怯弱者·····	五七
誘惑·····	八六
墟期·····	一一八
一個小小的別扭·····	一四一
後記·····	一六一

的篤戲

—

城隍廟裏，今晚在做「的篤戲」；縣黨部書記長的夫人張太太，決定要去看「的篤班」去。

這戲是昨晚開始做起的。在昨天下午，張太太一坐下牌桌的時候，就說：「今天只能八圈，八圈之後，什麼人也不許賴桌，我是決定要去看『的篤班』去的。」可是，等到八圈之後，張太太自己輸了錢，賴住不肯歇，——大家又不敢拗她，於是便只好打下去，把三年不看了的「的篤班」的頭夜戲，犧牲了去。

今天下午，張太太一起身的時候，便決定要早些吃夜飯，早些去看戲的，所以也就沒有吃什麼點心，只叫奶媽煎了三隻雞蛋，切了幾片火腿，做了一個火腿蛋吃了算數。

1
可是，等到夜飯燒好的時候，書記長還在黨部裏沒有回來，這可使張太太等得急人。本來，張太太也可以自己先吃了飯的，但是，一面，她的肚子裏剛吃了

火腿蛋，覺得口裏乾乾的，一面，也想要書記長同隊去，可以多點威風。但是他卻一天到晚是黨部黨部，家裏也不多耽一刻，不曉得做些什麼事情，總是讓太太等着，不肯回來。

奶媽早已燒好了夜飯，從阿芽手裏接回了定少爺，在喂奶。而阿芽呢，也早就擺好了碗筷，傻頭傻腦的，把下頷擱在桌面上，仰着頭，張着口，對着檯座正中委員長那張彩色的武裝半身立像呆看。

屋子裏的空氣，是嚴肅而蕭條的。這一半是因為張太太凸着嘴，沈着臉，把大家噤住了，而另一面呢，也因為這是深秋的季節，情調原是那麽黯淡的。何況剛纔還落過一陣冷雨，現在還刮着咆哮的西北風呢。

張太太忽然的笑了起來，這空氣立刻就由嚴冬轉來了春意。「阿芽！你看什麼？」阿芽的下頷仍舊擱在桌面上，回轉了半個頭，看着這位後母笑，也好像得了寵似的，張開了大口，白着眼睛笑，「唔，我沒有看什麼……」

「真是矮種，你看，十七歲了，還只下頷平桌面；那副傻樣子！」

阿芽曉得這一位後母，又在取笑她了。她便裝出一種無可奈何的，不尷不尬的表情來；她是真有些哭笑不得的。但是，在她的心中，卻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我的母親並不矮喲！她比爸爸胖一點，看起來好像矮了一些，但這也只能

說他胖嘴！真是，你自己又高在那裏呵！」

可是，阿芽雖然這麼想，但她的口裏，卻是不敢說。

「你又看我作什麼哪，兩隻眼睛白釘鐺的，好像沒有神的樣子。你去，到門口去看看，看你爸爸回來沒有？」

張太太看着阿芽拖着兩隻過大的破鞋——那是張太太穿舊了給她穿的——，一拖一拖的走出了門口，於是立起身來，走向奶媽的身邊。

「小定，媽媽抱！」

但小孩子只回頭來看了一眼，又回過去吃奶。

「媽媽要抱抱你呢，你也和你爸一樣的不睬我嗎？」

她拉着孩子的手，逼他離開奶媽的奶頭。但孩子「呱」的哭了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張太太忽然聞到一陣很熟悉的香水氣味；而奶媽也就抱着孩子，立了起來。

「吃奶，吃奶！啞，啞，啞！定少爺還要吃奶奶！啞啞啞……」

奶媽在張太太面前搖擺着，旋轉着；嘴裏也就那末的唸着唸着，同時她還在心裏埋怨着太太呢！

「小孩子吃奶吃得很好的，你偏要把他弄哭了，他平時要你抱的時候，你又

不肯抱他。——昨天晚上，你不是因為他要到牌桌上來抓牌，還重重的打了他嗎？好！他現在怎會要你抱呢？」

真的，張太太覺得被人冷落了。她立在奶媽前面，只覺得奶媽高高的抱着小孩子，平着她的頭在那裏旋轉，似乎故意向她搭架子，又似乎故意要孩子的心對她冷淡似的。她真覺得有些寂寞起來了。

小孩子真的不哭了。奶媽又坐了下來。

「來，小定！你切莫學着你爸爸一樣，說是做了書記長了，便天天黨呀黨的。把你媽也丟開了。來，來！媽抱你，媽抱你看委員長的白手套。」

真的，小孩子是到了她的手裏了。她又聞到一股濃厚的香水氣。

「敬禮，敬禮呢？小定，對委員長敬禮啲！」

小孩子的那隻右手，抓着拳頭，舉到鼻子旁邊。張太太笑了起來。

「好，小定真乖，媽喜歡你——」

張太太的臂膀覺得有些熱，……

小定的小便的熱流，早已從張太太的臂膀，流溼了張太太的米色華絲葛的襯絨旗袍。

奶媽伸手把孩子接了過去。張太太凸着嘴巴，順手在他的屁股上一拍。「真

該打，那樣不講理的。」

「他也是『水急者』呢！」奶媽笑着說。

張太太忽忽的走回房中，在衣櫥子裏找尋着換替的衣服；但她的鼻子裏，卻似乎仍舊浮蕩着從奶媽身上發出來的香水氣味。

「奶媽的身上，香水噴得那麼香的！……」她想着：「她近來倒注意起裝扮來了呢，而且灑着香水，真是……」

「張先生，張先生！書記長不在家嗎？」

外面客堂裏有一個陌生的口音在喊。

「嚶！」張太太被這聲音打斷了思路，在房裏答應。「你是那一個呀？——喂，奶媽，奶媽！有客人哪！」

「我在替定少爺換尿布哪！」奶媽老遠的在回答。

「奶媽，你請客人先坐一坐！」

「不要緊，張太太！我不是客人。」又是客堂裏客人的聲音。

張太太換好了衣裳，——她這回穿的是一件珠皮的藍緞的旗袍，外面又罩上一件陰丹士林淺青罩褂。她抽一抽袖口，又拉一拉下襟，便好像一條冬瓜似的，在客堂的門口出現了。

「你這一位——是那裏來的？」

那人站了起來，恭恭敬敬的向着張太太點頭。

「我，我，我姓李，叫德順！是東村老屋的，和書記長的姑，姑太太是本家。」

「呵——阿芽，阿芽！」

阿芽並沒有來，但奶媽卻抱着小定出來了。

「阿芽出去了！——什麼事？」

「倒茶啲！」

「張太太不要客氣，我不喝茶。」這位自稱李德順的客人，順手在茶几下面提出兩隻火腿和一籃雞蛋。

「這是送給書記長和太太當當小菜的，請檢一檢，我就要走的。」

「你先喝杯茶啲！——奶媽，小定給我抱，你倒茶去，帶便拿個籃子來。」但小定卻不肯來，他見她伸手去接，就哭了起來。沒有法子，奶媽又抱着小定去了。

「張太太！」這位自稱李德順的客人，這麼的叫了一句，好似要說話的樣子，但一下子卻又把面孔紅起來，要說的話便凝結住了。

張太太被他這麼一叫便仰起頭來，很注意的等待着他的說話。她覺得他比書記長高過一個頭頂以上，面泛紅色，兩眼閃光，倒顯得一副精壯力強的樣子。

「唔！又是一個適齡壯了吧？一她心裏想着，但兩眼還盯住他那張充滿血色的青春的面孔……」

「呀，你說啲！」

「張太太，書記長沒有回來，……你，你……」

張太太心頭突然的跳了起來。

「等一下，書記長回來的時候，請你對他說，說李德順來過了，說，說，請你說一說，要書記長給我介紹一名司法警察……」

「啞！司法警察！」張太太的心頓時放了下去。「要他介紹你做司法警察，是一名適齡壯了吧？」

「不，不是，張太太！我們還沒有抽籤呢！」

「你把這些東西拿轉去；我們的書記長是不能收你的東西的！」張太太如同受了侮辱一般，忽然心頭一轉，便打起官話來。

「不，這一點小意思，……」

奶媽用左手抱着小定，就在小定的屁股下面，提着一隻籃子；另外又騰出一

隻右手來，摘着一隻茶杯，放到了這位客人的前面。

李德順看見奶媽拿來籃子，便順手接了過去。接着，便自己一雙一雙的把那籃裏的雞蛋，小心而謹慎的往這隻籃子盤騰。

這時，太太並沒有什麼響動，只是注視着那人的手的往來，自己在心裏一雙雙的跟着計算着。

突然之間，咯噹咯噹響着的皮鞋聲，和窸窣率率的破鞋拖地聲，間雜的從外面響進來。

「書記長回來了！」不曉得是什麼人這樣的報告着。

這時，李德順的手還抓滿了雞蛋，他忽然聽到說書記長來了，立即便如觸電似的，全身突然緊張起來；回頭一看，只見一個光着頭，穿着灰布軍衣，一手抓住呢帽，一手挾着公事皮包的矮胖的人物，後面跟着一個毛鴉頭似的女孩子，很威武的走了過來。他的靈機一動，便連兩手的雞蛋，都沒有來得及放下，卻早恭恭敬敬的鞠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

「呵！書記長！這幾個雞蛋和兩隻火腿……」

「什麼事喲？」書記長態度從容的放下了帽子，放下了皮包。

「他送了雞蛋和火腿給你，要請你給他介紹一名司法警察……」張太太搶着

說。

「司法警察，這是縣政府的事，我們黨部裏是管不到的喇！」

「這要請書記長講一句話；書記長肯講話，縣長沒有不答應的。」

「那個說的！」書記長的聲音高了起來，「我一向不向人說人情的，你拿回去！」

「大家都這樣說；那個不說，說你書記長人好！」

「人好，人好有什麼用哪！」——我不稀罕你的雞蛋火腿，人家送來的多得很多！——呵！你是適齡壯丁嗎？你抽了籤嗎？」

「不，我還沒有抽籤，不過，這一點，這一點，無論如何，要請書記長收了。本來，我們的三貴孀——你書記長先生的姑母，姑太太，是要同我一道來的……」

「你叫李德順是不是，你是大富表叔的……是吧？」

「是的，是的！」

「你爸爸，大富表叔，前天到我黨部裏來過了。——你先回去吧！」

李德順拿着空籃子，又是恭恭敬敬的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回頭往外走了。「嘿，鄉下人，總是那麼一套。」書記長看着姓李的走出去了，便這麼說着。

「阿芽，你抱弟弟，讓奶媽去開飯去。」張太太吩咐了以後，回頭又對着她的丈夫打趣的說：「嘿！書記長，總是那麼一套！」

「那麼一套？你何必打趣呢？別人誠心誠意的送禮物來，你能好意思不收嗎？」

「但你又爲什麼要他拿回去呢？」

「說總得這麼說喲！」

「司法警察呢？」

「你想，一名適齡壯丁，會這麼便宜嗎？」

「那末，你爲什麼又受他的賄呢？」

「這是賄嗎？又不是金錢，而且是他自己心願送來的禮物！」

「你說你不收賄嗎？」

「癡婆！你今天作什麼哪！你？」

奶媽把飯菜開來了。是一碗火腿燉冬瓜，一盤火腿絲炒芽菜，一盤蝦仁炒蛋，和一碗青菜。

「你看，老是吃火腿雞蛋！——還說我是『癡婆』！」

「好了，你不癡就是了！——你不是叫奶媽拿雞蛋出去賣了的嗎？」

「你問奶媽罷！——奶媽，雞蛋賣了多少，你講給書記長聽喲！」

奶媽的眼睛向着書記長一瞅，嘴巴輕輕的一笑：「他們又說太貴，又說是壞蛋，沒有人買呢。」

「你說是新鮮的喲！——真是，別人都要送雞蛋來，弄得你吃不完，又有什麼辦法呢！——啊，奶媽你多吃一些吧！你吃了可以多生些奶！」

「啊！曉得，我吃的呢！」奶媽笑着回答了，又替書記長裝了飯。

「可知道吧！」張太太說：「人家都曉得你這胖子的脾氣，你喜歡吃雞蛋，你不喜歡受賄！」

「桂茵，你今天怎麼了哪！」書記長和氣的說：「你昨晚麻將輸了吧！你究竟鬧什麼呢？」

「哼，你，你不把我放在心上的，你不必問吧！」

「我不把你放在心上？」書記長擡起頭來，看看奶媽站着的地方；但奶媽已經不在那裏了，他纔接下去說：「我把誰放在心上呢？你真是——」

「那要問你自己的喲？」

「我自己怎麼曉得呢？」

「你不曉得！——你一天到晚的不睬我，家裏也不耽，……」

「那是黨部裏的事喇！」

「那末晚上呢，晚上也是黨部裏的事嗎？」

「好了，好了，今天晚上你要做什麼呢？」

天已經漸漸的暗起來了，奶媽點好一盞高脚的美孚燈，送了進來。

「我是老早就叫奶媽燒好夜飯，等着吃了去看『的篤班』去的，但你卻累得我好等。」

「原來就是這件事嗎？你何必等我，你早點吃了去看不就是了。」

「你呢？你同我去吧！」

「你昨晚爲什麼不去呢！昨晚我不是在那裏致開幕詞的？」

「你不去？」

「我今晚還有公事。」但他想了一想，說：「好，我同你去吧！」

可是，正在這個時候，客堂外面，又窸窣率率的走進了兩個人來。

「正好在吃晚飯嗎？我們到了黨部，說書記長回到公館了！」說這話的是一個五十來歲的東三鄉鄉長陳和光，是張書記長平素認得的人物。

「呵，吃飯，吃飯！」書記長把飯碗放下，站了起來。「是今天進城的嗎？怎麼到這個時候呢？」

「你吃飯，你吃飯！」陳和光便在桌旁靠壁的椅子上坐下來；同時，那個跟着同來的人也就在上首的椅子上坐下了。

「奶媽！倒茶！」張太太大聲的吩咐着。

「你不客氣，張太太！」陳和光定了一定神，接着又說。「書記長，我們東三鄉出了人命案子了！」

「啞，怎麼的呢？」

「十五保保長王高照，爲了壯丁和積穀給陸先欽、陸先坤兩兄弟打得半死，——現在已擡到縣政府，打算今夜驗傷，恐怕性命會沒有的。」

「啞，這事情有什麼背景吧？現在你們東三鄉方面，空氣很不好呢！」

陳和光立了起來，把一張嘴巴湊到了書記長的耳朵邊，輕輕的咕嚕着了老半天，於是又放大聲音說：「所以有這個問題在裏面，非請書記長立刻到縣政府去見縣長不可。」

「這是無疑的，現在他們到處在活動搗亂呢！那非要嚴厲處置不可。」書記長把碗筷放了下去，立了起來，走近了上首的檯座，打開了公事皮包，拿出一張公文。「喏！這是新近纔到的公事，——懲治搗亂分子的條例，你看。」

陳和光接在手裏，但並不感到什麼興趣。

「書記長，我們就走吧！」他說。

「好，就走！」書記長回答了，但又回頭對太太說：「桂茵，你要阿芽陪你去吧！」

「你不能去啦？」

「有公事末！」

「那末，你叫一名自衛隊來，……」

「他們都出差去了。——好吧！還是叫阿芽陪你去吧！」

書記長拿起了那頂呢帽，輕輕的往他的光腦壳上一放，「走吧！」陳和光那個同來的人，便預先走上前面了。

張太太看着他們走了出去，心裏是一陣說不出來的悵惘，又是一陣說不出來的失望。

「嘿，真是，一天到晚，見官動府，包攬詞訟的，……」她心裏這麼想着，但沒有說出口來。她呆了一呆，想起今晚也沒有約過打牌，「的篤班」是非去看不可的。於是便決定叫阿芽伴着去。

「阿芽，阿芽！吃了飯沒有啲？」

「啊！還沒有呢！一口裏還含着飯的聲音。」

「快點！快點！」

「啊！」

張太太在寂寞的等待着，她覺得一切都是失望，把過去的事情，什麼都想了起來，她甚至於懷疑到自己爲什麼要嫁給張胖子做填房的事來了。

二

阿芽吃好了飯，便陪着她的後母張太太，走出自家的大門。

門外的天色，還沒有全黑；西北風還在刮着，空氣十分蕭殺而嚴肅。路上的凹地，還瀰着泥水；但石子路的石背上，卻已潔淨而乾燥的了。

「張太太，看『的篤班』去嗎？」

在路上，她們碰到一位並不怎樣熟識的女人，一開口，就是這樣親切的問。張太太還沒有來得及回答，她又滔滔的說下去了。

「真是要去看看的，張太太！」

「是喲！去看『的篤班』去！」

「我說，張太太，這不曉得是什麼天年，打仗打仗，打得城隍老爺都沒有戲看了。——你想想看，張太太！要是依着我們這位『勿轉肩』的縣長，還不曉得

什麼時候有戲看呢！——真是，日本人還沒有打到我們這裏來喲！」

「唔！你也看戲去嗎？」

「噢，張太太，我也要去的，等一等就來，噢，張太太！這一次的做戲，那個不說你們先生的功勞呢？唉，你們的書記長真好！」

這一位女人，向着張太太說了許多話，又自己分路去了。

真的，張太太有這樣一位丈夫，實在是值得驕傲的。「我爲什麼要和他打頂呢？真是！除了縣長，他不是全縣最闊氣的一個人嗎？」張太太這樣想着，便覺得自己和丈夫頂槓，自己失悔嫁給這胖子做填房的心思，都是有些不應該的呢！

「至於說到這一次的做戲呢，」張太太繼續的想着，「大家都說是書記長的功勞，這自然是應該的。但他們又那裏曉得這事情的經過呢？——如果給他們曉得了，恐怕他們要更加尊敬我呢！」

是幾個月以前的事情了，西鄉什麼地方，借着歡送壯丁的名義，在那裏演戲；因此，城內的紳士們，也就想依照這個例子，來開一開戲禁。但是，這位縣長老爺，辦事是相當嚴厲的；雖然有許多民衆和有些紳士們，心想開放戲禁，但是誰也不敢去和縣長說話。

這不曉得什麼人想出來的法子，有一天，那個「的篤班」的班長，趁書記長

不在家裏的時候，送了一罇老酒和兩隻火腿到張太太家裏，又在張太太面前說了許多好話，要請張太太轉對書記長說話，請書記長到縣長那裏去商量，——至於有人說起，那個班長曾經帶了兩名女旦到黨部去找過書記長的事，那是連張太太也不曉得的。

那天晚上，當書記長一走到家裏的時候，張太太開口就說：「你這書記長管什麼的？——你去對縣長說去，戲是大家看的事情；日本人又沒有打來，老百姓也要看戲，你爲什麼不准做戲呢？——你去說，你去說，你說不准做戲，老百姓會寒起心來的。」

果然，過了兩天，書記長一回到了家，便對着太太說：「你們有戲看了，桂茵！縣長已經答應了。」這在張太太聽來，自然是很高興的。

「只是，」書記長又接下去說：「新鴻慶的班名，要改做抗日劇社；所以做的戲，也要做打日本的。」

「『的篤班』也做起打日本來，那有什麼意思？」

「你別忙喲！這還不是一句話嗎。全城的老百姓，那個不曉得是做『的篤班』？」

「啊！」張太太這纔高興起來，好像第一次發現自己的丈夫的偉大和能幹似

的。

張太太想到這些，覺得自己也就非常光榮，心裏一高興，便不知不覺的走到了城隍廟的門首。

城隍廟裏，煤汽燈點得雪亮，張太太從走道上望了進去，喲！裏面儘是些黑壓壓的人頭。

「阿芽，快點，快點，我們已經來遲了！」

但是，在這走道上，除了兩邊擺滿了一些點心攤子以外，來來往往，擠進擠出的，儘是一些看戲的人羣，——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放快脚步的。

可是，阿芽卻的確趕上了兩步；只是，她在趕上兩步之後，又被前面的人擋住了。接着，張太太擠了上來，又踏落了她的鞋跟。待她趕快蹲下去拔鞋時，後面突然湧來了一陣人潮，使得張太太一時站不住腳，連碰帶擠的把她的頭顱，擠入了別人腿縫中去。

「張太太！來遲了喲！爲什麼不早點來呢？」是一個男子的聲音，在向她打着招呼，但等他擡頭看時，卻又不知道說話的究竟是什麼人了。

阿芽在別人的腿縫中鑽了起來，但兩手卻已沾滿了滿掌的泥水。她也不管什麼，只是在衣襟上一擦，又繼續的向前推進，口裏在不斷的喊着：「讓點呀！」

阿芽的身材，原是被她的後母稱作矮種的，她雖然已是十七歲了，但因爲自己的母親死得早，後母只把她當作使喚看待，別人送來的雞蛋與火腿，不能供給她的營養，所以從背後看來，她還只有十二三歲模樣似的。張太太呢，她自然要比阿芽高了許多，——而且比起書記長來，好像還要高了一些；但擠在戲臺前和看戲的人一比，她還是高不出別人的肩膀的。這個時候，她們母女兩人，用力的在人叢中推擠着，口裏在大聲的叫喊着，卻是一點也不發生效力。——這是因爲在人與人的密集中，根本就看不見她們的存在似的；而在她們這一方面呢，卻是到處碰到一些由男人們的背脊和屁股所築成的高牆。

忽然，後面又是一陣人潮湧了過來，張太太的胸部便緊貼着阿芽的背脊，別人的胸部，又擠緊了張太太的後腦；等到人與人之間都擠得沒有間隙，喘不過氣來的時候，便是一陣洪流，向前汹涌；於是，人們都自己作不得主起來，懸起了兩脚，隨着這潮流鼓蕩。張太太她們，也夾在這潮流中衝激，一下子便湧過了一丈多遠，但是，當她們還沒有立定脚跟，那邊的倒流，又湧了過來，她們又是由自主的倒退了五六尺。

便是這樣一來一往的，張太太同着阿芽，卻被人潮拋在一條由人們的身軀所造成的夾縫中了。

原來，這城隍廟的戲臺，是舊式的演社戲的臺，它的四角，豎着四株巨大的雕龍石柱。因爲這石柱遮住了燈光，又遮住了視線，所以觀衆們便無形的分離開來，把這地方造成了一條人體的狹街。

阿芽在這人術裏站住了腳，立刻便獨自打着先鋒對着臺柱走去，一直便走到戲臺的下面。接着，張太太也在後面跟來，母女兩人，便一下子躲入了這什麼人也擁擠不到的地方。

靠着這戲臺的兩側，是排着許多叫作「高馬」的長凳的，阿芽她們，既然到了臺下，只要從這「高馬」上爬了上去，便可以貼着戲臺看戲。這原是一個最好的位置，因爲坐到「頭排」，也算是看戲時的最體面的行動。

「喂，讓開點，讓我們上來！」

「高馬」上掛着的那隻人腿，好像蚱蜢似的，彈了一下，又一點也沒動靜。「喂！喂！」張太太也用力的叫了起來，「對不住，讓我們上來！」

上面的一個人，把頭從戲臺上變了下來，看見下面是一片黑，在黑暗當中，似乎分辨出兩個矮矮的人影，——他以為這一定是兩個小孩子的把戲，又立刻溜上去了。

但是，張太太在黑暗當中，卻已經看清楚這一個面孔；這是縣政府裏一個科

員，他的太太，有時也和張太太打打牌的。

「喂，王科員，王先生！」

「誰喲？」王科員用外路口音回答，又把頭彎了下來。

「我是張太太，——王太太沒來嗎？」

坐在王科員旁邊的王太太，也彎下頭來。「啊！是張太太嗎？書記長沒回來嗎，怎麼這時纔來呢？」

王科員從「高馬」上站起來，一脚就跨過了前面的戲臺，「高馬」上留出一個位置，讓張太太她們可以從那裏上來。

這「高馬」的高度，大概要高出普通的男子的頭頂，從地面到凳面，中間又裝上三根橫檔，普通的人們，如要從下面上去，便須用一隻手抓住了第三根橫檔，再一步一步的踏上去。

但張太太是一個女人，又生得矮胖，而且這時她穿了旗袍，兩隻腿又束得緊緊的，活像一個大冬瓜，要她從這裏爬上去，卻也不大容易。

這時，張太太伸着一隻右手抓住了第二根橫檔，但下面的那隻右腳，卻無論如何也踏不到第一根木條。她又放開了手，用力的將旗袍往上面一拉，又用一隻右腿跪了上去，這纔慢慢的爬上了一格。等到她踏上第一根橫檔，將身子立直，

再想爬上第二根時，她那筒子一般的旗袍，卻又仍舊跌了下來；而那冬瓜一般的身體，又幾乎要滾下來了。等到張太太騰出兩隻手來，再要去抽一抽旗袍時，又因為凳檔太窄，踏腳不穩，幾乎跌了下去。她心裏一急，便撒出一頭的星火，趕快抓住了第三根凳檔，纔又穩定了下來。

這第二根凳檔與第一根凳檔的距離，似乎比第一道還要高些；張太太因為這樣一急，不知怎的一來，便兩手抱住了第二根凳檔，真如青蛙上竹梯一般的爬了上來。

張太太自己覺得不好意思，但自己又不想把這位置讓了出來。她向「高馬」的兩端打量着，便在那臺柱旁邊，這「高馬」的頂端上，隔着張太太兩個位置的地方，發現了一個擠在臺柱脚旁坐着的野小孩。

「喂，小孩子，你是那裏的，落去，落去！」

那小孩子只用眼睛把她斜了一斜，好像不是對他說話似的，又回過頭去了。她覺得受了侮辱似的。於是便把聲音提得高些，很想用自己的光榮和威風來壓倒這孩子的倔強。

「喂！滾落去！那裏來的野孩子！」

「戲做給你看的嗎？」那小孩子還是淡淡的回答着。

「我叫你滾落去！」張太太的聲音更加大了。

「偏不，『高馬』又不是你的！」這小孩子也很剛性。

張太太是一肚的火，在這許多人面前，誰能殺得了她的威風，但這小孩子卻偏要當着衆人，來拔她頭上的雉雞毛似的，她怎能不一下子便發起狠來？……

「你滾不滾，看我打你！」

「你打呀！看戲是賭打嗎？」

她可忍不了，霎時間順手在臺面上抓起了不知什麼人的一枝電筒，將身體伏過王太太和李太太身上，用力的往那小孩子的頭上敲了過去。

「打就打你！打死你這小鬼！」

「你打好了；——不打死我不是人！」

但是，等到張太太要打第二下的時候，那小孩子的手，已經抓住了電筒，而且用力把它一拉，她就幾乎給扯了過去。

就在這個時候，王太太和李太太，同齊身子一仰，幾乎往後面跌了出去。但是，也就在一下子的功夫，她們又同齊坐得直了，用力的給他們分解着。

臺下的人們喊了起來，「打架了！」「打架了！」「不許打架喇！」「呵，唉！」喊得一團糟的。

張太太鬆了手，心裏還有說不出來的冤屈。她想着，這原來是爲着王科員的，只因爲王科員沒有坐位，她纔叫那小孩子走開；——她想到這裏，再回頭去看看王科員時，但王科員卻不曉得在什麼時候溜走了，這真是冤枉。

小孩子感到額角有些痛。用手一摸，見是出了血，便嗚嗚的大哭起來，一面，口裏還不斷的罵着。

「濫婊子，濫婊子！不打死我不是人！」

後臺裏走出一個穿草綠軍服的女政工隊員，一看這小孩子滿臉是血，便把他一手牽過了臺面。

他走到張太太的面前，還用腳來踢她。口裏還在罵着「濫婊子！」張太太更加發起狠來，便順手拖住那隻翹過來的髒腳，只是那麼一拉，那小孩子又撲獨的跌在臺上。

「你是一位太太喲！」那政工隊員可忍不住了，「怎麼這樣的同小孩子鬧呢？你看，把他打得這個樣子！」

「我把他拉到黨部裏去！」

「黨部！黨部也要講理的喲！你打了人呢？」

「不要你管，你算什麼東西哪！」

「你把別人打出血了，我怎麼不管呢？」

「你曉得我是什麼人嗎？」

真的，這一位女政工隊員，她還不曉得這一位太太是什麼人呢？她見她問曉得什麼人時，似乎也就冒上氣來，便把那受了三個月政治訓練的民衆宣傳的理論，滔滔的搬了出來。

「你便是主席太太末，也是不能用強權來壓迫人的喲！我們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有日本人，只有漢奸，纔要講強權，不講公理，虐待老百姓，屠殺老百姓的，你是一位有知識有身份的太太喲！你怎麼可以不講道理呢？」

張太太還想申說，但那位政工隊員，卻把那個小孩子當作親兄弟一般，牽入後臺去了。

臺下的觀衆，不曉得在喊什麼，只是一陣一陣的亂吼。同時，人潮也在不斷的流動，一下子倒東，一下子倒西。張太太把眼光移到了臺下，便覺得有千百對的眼睛，都在朝着她的臉上閃射着似的，她胸中的熱血，也更加跳躍得利害起來。她覺得自己受了極大的侮辱。又覺得自己有一肚子的怒火，立刻就要往外炸裂。她想立刻回去叫書記長帶着自衛隊來，把所有的人，都重重的打他一頓，把所有的眼睛，都給挖出來，再給他拋到大海裏去。……

但是，戲已經開場了。

「這小傢伙真傻！張太太，你不要生氣！我們看戲吧！」王科員的太太對她勸說着。但是，張太太的心，卻無論如何也安定不下來。

「這女兵算什麼東西喲！這女兵！」張太太越想越氣，「這不像男不像女的半雌雄傢伙！」

「好咯，好咯！張太太，看戲吧！不要發氣了！氣，要氣壞了自己的！」後面的陳四嫂也在勸說了。但是，她還是不能安心！

黨部裏一個姓戚的幹事，在後臺裏出現了。他輕輕的走了出來，蹲在張太太的面前，對她慰問。「怎樣的呢？受驚了吧！沒有什麼吧？」

「你，你們在那裏的？你們做什麼的？」張太太看見戚幹事走來，便好像要把一切的憤恨，都放在他的頭上似的。

「耐一耐，忍一忍氣吧！你同這野小孩子打架，犯不着呀！」

「不！那個半雌雄，那個女兵，是什麼東西哪？她也敢來教訓我？這個濫貨！」

嘶！嘶！呵！呵！

臺下有許多人在嘶，戚幹事回頭一看，知道他們是對着自己在發的，便趕快

跑了進去。

「喂！咸幹事，你在這裏不要走，等一下陪我回去！」

咸幹事走到「入相」的門口，回頭對她點了一點頭，便隱入那面門簾裏去了。

戲已經開演了。這是照例的一套，——是大慶壽。接着是指日高升，再接着是魁星點斗，想不到這種「的篤班」也有那麼大排場的。

張太太一心在注意着看戲，有時也同旁邊的兩位太太談天，心氣也就和平了許多。不過，在這個時候，她對於那個被打的小孩子，倒也沒有什麼；只是那位政工隊女隊員，無端的給她搶白了一頓，心中卻未免有點芥蒂。她想：「那個雌貨，那個半雌雄的妖怪，憑着什麼來頭呀！『我們黨部』，將她訓練了起來，——難道我們將她訓練起來，要她來對付我的嗎？唔！這事倒非去同張胖子算賬不可的。哼！我問他……」

她想到這裏，就擡起了頭，往四面看看。她把自己的身子，坐一坐正直，下意識的意識到自己的出人頭地的地位，以及自己怎樣同全縣裏面除了縣長就只有他的地位最高的人物說話的派頭……

突然之間，她的眼光看到了戲臺的對面，——那裏正有一對熟識的眼睛，在

向着她打招呼。她看着那人用眼睛，用下頷在向地講話，她會意那種意思是奉承她又是尊敬她的。她也向着那雙眼睛點點頭，又輕輕裂開了嘴巴在笑。

可是，正在這個時候，突然在她的後面，伸過一隻手來。她的眼角邊一閃，鼻孔裏也好像聞到了什麼氣味。她回過頭去，正好這隻手撲了上來，一手蒙住了她的面孔。她覺得一臉的冰冷，眼前是一陣的烏黑，立刻就「啊喲」的叫了一聲。但是，就在一霎時間，這隻手已經拿開，後面的「高馬」上坐着的人，就喊起「捉住他，捉住他！」的喊聲。她不曉得是怎樣一會事兒，但已經覺得她自己的面孔上，被人塗上了冷冰冰的東西；鼻孔裏也充滿着一種莫名其妙的異臭了。

因為是「捉住他！」「捉住他！」的喊聲吧，臺下的人們的眼睛，立刻又注視到張太太的面孔上來了。他們看見了她的面孔，塗上一臉的爛泥和牛矢，便哄然大笑起來。

「哈，哈！啊！」

張太太自己頓時感到了一頭的熱血，熱透了頭頂。她趕快取出了手巾，俯下頭去，用力的揩抹。揩抹以後，又回過頭去，追尋這件事的究竟。但在這時，那隻污濁的手，早已從「高馬」上溜下，「逃去了，逃去了，就是剛纔那個小

鬼！」她聽見後面的人們的喊聲，說是就是剛纔那個小鬼的話，覺得更是受了莫大的侮辱，——在這許多人的面前，竟然被人塗上了一臉牛矢。她一肚子憤火，看到了坐在自己後面的阿芽，裝出一臉不尷不尬莫知所措的表情，她如找到了對手一般，拍的送過一記耳光。

「你做什麼的，爲什麼不把他拉住？」

阿芽哭了起來！「喲！我，我拖不住，喲！他從這裏很快的溜下去了！」

「啊！噯！哈哈！」

臺下的人，又是一陣哄笑。

阿芽還想從「高馬」上下去追趕那個小鬼，但是她那矮矮的身體，也就增加了她的動作的遲鈍。她還沒有溜下「高馬」一步，張太太已經一把將她拉住，說：

「回去，回去！」又是把阿芽一拖。

她立起身來，用手巾遮住了自己的面孔，一脚踏上了戲臺。同時，阿芽也從後面爬了過來，一同走入了，——從掛着「入相」的彩簾的側門，走入了臺後。

當她掀起門簾的時候，她似乎還聽見臺下的觀衆「哈哈！呵呵！」的笑聲呢！可是，除了一身的憤恨與受侮以外，卻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再回頭去盯他們一

眼了。

戚幹事從對面衝來，哭喪着臉問是怎麼一回事。張太太正想向他發作，但下了臺的戲子，又從後面擠了過來，叫她不要站在進出口上。他回頭一看，卻是一個化了裝的滿臉塗得黑黑的包龍圖的面孔。「這位太太也化了裝嗎？」這黑頭用她那本來的（女人的）口音，在打趣。她在她的旁邊，擠了過去，這倒在戚幹事和阿芽的眼中，顯了一個對比。同時，也就把戚幹事的不敢怠慢的心情，逗出了一聲壓抑不住的嗤笑。

那個黑頭，自己捧了一盆臉水來落裝，但戚幹事卻一把給她接了過來，送到張太太的面前。

「張太太，先洗了臉吧！」

「我要落裝呢！」這黑頭說。

「你再沒有面盆了嗎，你去找一個來好了！」

張太太伏在面盆上自己在洗臉，但她卻聽見戚幹事的輕輕聲音，「你知道這是誰哪？書記長太太喲！——是喲，便是叫小紅叫他乾爹的那個書記長，——癡貨，一縣有幾個書記長的嗎？」

張太太擡起頭來，他們便停止了說話。張太太想，他們倒攪得很相熟呢！

「是張太太嗎？我們不認識呢！」她很殷勤的把張太太洗過的一盆髒水捧了起來。「我去倒了，再打一盆乾淨的來。」她走到門口，又是「小紅，小紅！來呀！」的叫着。

等她打來了水的時候，這黑頭又同另外一個已經化了裝，但仍舊還是本來面貌的旦角走了進來。「張太太，怎麼樣的，我這裏也有粉，也有口紅，也有胭脂！」她順手在化裝檯上，把這些東西一件件的放到張太太的前面，一面又很殷勤的招呼着。真的，張太太被她們這樣一拍，倒是哭笑不得的，「就同戲子一樣的在『的篤班』的後臺化起裝來吧！」她先是這樣想着。不過，她畢竟還沒有忘記了自己的書記長太太的身份，究竟書記長的太太在的篤班的後臺化裝是擡高身份呢，還是容易引起他人訕笑，會被別人當作話柄的呢？——這些問題，卻也的確使她躊躇了一下。

終於，她洗了兩盆水，又淡淡的搽了一次粉，也加上一點胭脂，至於口紅，卻拿起了，但又放下去，——結果是沒有用。

「爲什麼不用一點口紅呢？」小紅站在旁邊，殷勤的發問。

「不，回去睡覺了呢！」張太太答。

「不看戲了嗎？」那邊有人在叫小紅，小紅答應了一聲，又回頭對張太太說：

「再看一回戲吧！——對不起，我就要預備上臺了。」說着，就走過那邊去了。張太太看着小紅走了，心裏一定，又想起剛纔的事情，心中老不痛快，「不，不！我要回去了！」她心裏想。

「阿芽，回去，——戚幹事，你送我們回去！」

戚幹事在身邊抽出了一枝手電，只在那機扭上輕輕的一按，又看了一眼鏡頭，說：「好，走吧！」

張太太走在前面，接着就是戚幹事，最後就是阿芽。後臺的人們，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也沒有一個人注意着他們的行動。

她們走出了城隍廟，外面是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倒反是很明顯的聽出戲臺前人們哄哄然的聲音，張太太又覺得自己被冷落被排擠了似的，心裏的憤怒之火又慢慢盛熾起來。

三

張太太在黑暗中，迎着西北風，有時也踏入石子路上瀝着水的水塘，一直走到了自己的門口。

她在路上，一句話也沒有，只是匆匆的低着頭在前進。不過，在張太太的

心裏，卻是思潮起伏着，把所有的事情，都想了起來。她想着，她是怎樣的嫁給了張胖子的，——當她嫁給他時，他還只是一個地方自治訓練所剛受完了三個月訓練的學員呢！他曾經對她說，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做人，正如在黑夜中走路，大家應該互相照應。他又說，他是曉得自己努力，曉得自己掙扎的一個青年；在這個世界上做人，正如在爬着梯子，——人應該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的。他要求她嫁給他，等到他爬到最高一級的時候，一定不會對她不起的。——真的，自從她嫁給他之後，他的確是梯子一樣的一步一步的爬高起來了；這在普通的人，總是應該滿足了的。但是，他，他卻慢慢的忘記了過去，卻慢慢的把架子搭大起來。——他在外面亂攪，說是因為地位的關係，——他應酬、吃酒、打牌、玩女人，有時還要包攬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難道這也是因為地位的關係嗎？——不過，這一切，——她覺得自己的丈夫，已經站在前面似的——我也管不了這麼的，你做你的書記長，我做我的書記長太太，你能尊敬我一分，我還了你一分尊敬，我還能管得了你許多嗎？——你們男人的事情，我管你做什麼哪？只是，你卻不應該對我冷淡，不應該對我打官話，你什麼黨呀黨的，我還不知道嗎？喏——就如今晚的事情吧！我如果不是什麼書記長的太太，我就根本不要發着這個威風；——我是要顯一顯書記長太太的身份喲，我也要顯一顯你書記長的威風喲！我如果不嫁

給你這書記長，張胖子，我老實說一句，我難道不乖乖的就算了嗎？可是，我既然做了書記長的太太了，你又不肯陪着我，又不肯派一名自衛隊伴着我，現在弄得我坍了臺，這也不就是爲了你嗎？好，好，總之，你近來已經對我不大客氣，不大體貼；你算升了書記長，你闊氣起來了；但是，我也升了書記長太太了呢，我卻不能讓你對我冷淡，我要對你算賬。噫，我這一肚子的橫氣，還不是爲的你嗎？

他們一走到了書記長的公館門口，戚幹事便搶前一步，用力往大門上一推。門是向裏閃着的，戚幹事見推不開來，便用力的敲着。

「來呵，來呵！」遠遠的有人在答應。那是奶媽的聲音，這在張太太和阿芽，都能聽得出來的。

這扇大門，平時是不常開的，因爲書記長時常晚上遲回，張太太自己又不高興守門，阿芽這小傢伙是睡到牀上就是天坍下來也是喊不醒的，而奶媽呢，她自然也是不能負擔這個責任；——所以老是向裏並着，只要知道這個祕密的人，就立刻可以推進來的。可是，今晚上的大門，爲什麼向內閃着的呢，難道書記長已經回來了嗎？

「你先回去吧，奶媽就會來開門的。」張太太吩咐着戚幹事，戚幹事答應了

一聲，就回頭走掉了。她同阿芽立在大門外靜靜的等待着。黑暗和空虛，籠罩着她們。她卻覺得時間特別的延長，四週特別的冷漠。

砰，砰，砰！阿芽又在門腰上敲着，一面是「開門！奶媽！」的大聲叫喊。「滾！來啦，來啦！」又是奶媽的老遠的聲音，但了許久，始終還聽不見脚步的走動。

砰，砰！「快點喲！」阿芽又敲着門在喊。

她們，終於聽見了脚步的聲音了，而且也聽見她慢慢的近來了。這自然該來開門了吧！

「誰喲？書記長沒有在家哪！」

「誰喲！奶媽！你想是誰喲！快點開門！」

奶媽把門開了。「我以為太太沒有那麼快回來的呢！爲什麼這麼早就回來呢？」奶媽口裏那麼的說着，但心裏卻有些歉然似的。「你暈死了嗎？老早聽見你來喲來喲在回答了的，怎麼老也不來開門！你做什麼的哪！」張太太一踏進門來，就在發着脾氣。

「定少爺黏住我呢，——我又要點燈。」奶媽輕輕的在解辯着；聲音之間，有一點顫抖。

張太太和阿芽走了進來，屋子裏是黑漠漠的。奶媽把手中的高脚美孚燈交給了張太太。阿芽便回頭在關門。「阿芽，你爸爸還沒有回來，你把門並着好了，不必門上。」她一面吩咐着，一面拿着燈火，往自己房間走去。而奶媽呢，也就趁着這個機會，摸黑的往她自己臥房走了。

「奶媽！你不要燈嗎？讓我點好了燈，你再拿去喇！」

但奶媽卻沒有回頭，一下子就摸回她自己的房中，等到張太太把自己房中的燈點好時，她又很快的回來了。

張太太點好了燈，一句話不說的將冬瓜般的身子往梳裝檯前面的籐椅子上一放，這籐椅便一得滿滿的，而且壓得吱吱的在響。她歎了一聲氣，「唉！」把一隻腳擱在另一隻的上面，脚尖翹得高高的。「累死了。」

「太太，要茶嗎？」奶媽站在旁邊，在想法子，想向太太獻殷勤。「怎麼戲還沒有看了一半，就回來了呢？太太！」但她還是沒有回答。

「太太，我倒一杯茶給你好嗎？」張太太心裏一靜，仍舊聞到一陣陣的香水氣味。「唔！香水！」她心裏想着，便用鼻子儘量的吸了兩吸，同時，又把她盯了一眼。「好，你回去吧！」她吩咐着奶媽。但等到奶媽走到門口，一脚正在跨着門檻的時候，她又叫了一聲：「奶媽！」奶媽停住了腳，等着她的吩咐。「你

身上灑了香水吧，好香的香水！」張太太說了，用眼盯住奶媽的面孔。奶媽好像給說穿了什麼隱晦似的，一時可不曉得怎樣回答。她呆了一下子以後，卻只叫了一聲，「太太！」又回頭走了。

奶媽一踏出太太的房門，便風快的飛跑着。在黑暗中，碰得客堂裏的凳子，釘釘碰碰的發響。

「奶媽，你做什麼哪？燈沒有拿去呢！」

張太太躺在籐椅上高叫，奶媽又走了回來。

「你今天晚上做什麼哪，失了魂似的？」

奶媽拿了那盞高脚美孚燈，用不尷不尬的面孔，看一看太太，又回頭就走。可是，正在這個時候，阿芽恰好捧着一盆面水，走到太太的房間門口；奶媽突然的一腳踏了出去，對着阿芽的腦門一撞，這一盆面水便有大半盆潑在阿芽的身上，奶媽的身上。奶媽的衣服弄得一前襟的熱水，——那盞美孚燈的燈罩，突然也就碎的一聲炸得粉碎了。

「呀！」奶媽驚叫了起來，同時，張太太也從籐椅上跳了起來，「這叫什麼回事喲！」張太太是一肚子的火，「你們是什麼事都不當心的，失了魂的樣子！」美孚燈還抓在手裏，帶着煙的燈火，還在那裏搖曳；而阿芽呢，也仍舊捧着

面盆，不曉得如何是好。她們兩個，呆呆的木頭樣的站着，使張太太看來，真是又要氣，又要笑的。

「誰叫你去打臉水的！」張太太斥着阿芽，「還不快點放了面盆，去拿掃帚去！」

「你不是吩咐過每次出門回來，都要洗臉的嗎？」阿芽在辯解着：「都是奶媽，她走出來又不說一聲的。」

「啊喲！你埋怨我喲！你自己在黑暗中摸過來……」

「好了，好了！你們都去吧！」張太太大聲的說；「氣死人了，你們這些失魂落魄的傢伙！——我不要洗臉啦！」

小定在奶媽房間裏忽然哭了一聲，——那是發覺吧，奶媽聽見了，立刻就跨出客廳，往自己的臥室跑去。可是，因為這美孚燈已經炸壞了燈罩，從客堂後面到奶媽的房間的過道上，送來了一陣襲人的秋風，這燈火就在過道的口子上熄掉了。

奶媽也不聲張，也不怎樣的，一直沿着過道，走入她自己的房間。

「奶媽！」書記長的輕輕的聲音。

「唔！」奶媽摸到了自己的牀前，摸到了書記長的一隻手。書記長把她一

拖，她就被他抱入懷中。「呵！嚇死了，太太在發氣呢！你快點走吧！」奶媽在書記長的懷中撒嬌的催促着。

「不要緊的，她不會到這裏來，——唔，好香呀，我最喜聞這種香味！唔——你去把門關起來！」

「不，你去吧！她如果到這裏來呢！我怕！」

「你去關門喲！」他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下，又把她一推。

「關了門，你等一下怎樣出去呢？」

「不要緊，——我就不出去了！」他又用力的親她。

可是，正在這個時候，張太太又在她的房中，高聲的叫了起來。「奶媽！奶媽！」

「你走吧！你走吧！好人，好書記長！」奶媽輕輕的對書記長說，一面又大聲的回答：「嚷，嚷！我來了，——我！燈黑了呢！」接着，她又放低了聲音，「快點，快點，她會到這裏來呢！我怕，怕死了！真是——」

「我現在到那裏去哪！你去吧，你走吧！」書記長把手一鬆，又推了推她。奶媽又是摸黑的走出去了。她一直走過過道。走進了客廳，便看見了太太房裏透出來的燈光。奶媽走進了太太的房裏，太太還好像剛纔一樣的躺在籐椅上面

沒有動過。

「奶媽！」

「唔！」

「書記長沒有回來過嗎？」

「沒——沒——沒有。」

「我的房裏什麼人進來過嗎，——爲什麼我這壁上的火腿，少了一隻呢？」張太太用手指着壁上，奶媽的眼光，也跟着看到那裏。是的，那裏一排掛着十幾隻火腿，爲什麼中間卻缺了一個空位呢？——那隻火腿被什麼人取去了呢？

「太太，沒有人來過喲！——我因爲你們看戲去了，所以是早把大門關着的。」奶媽看講到了火腿，便覺得放心了許多，膽子也就大了起來。「哇！太太！」她忽然想起了似的。「莫要是老鼠拖了吧，這屋子的老鼠是很多的！」

「整隻的火腿哪！老鼠那裏會拖得動呢！」

奶媽好像自己說錯了話似的，呆呆的立了一下子。但是她終於不服氣似的，還要走過去看看。「喲！」她在牆壁的下面，那燈光照不到的地方，發現了那隻火腿。「在這裏哪！太太！」她從地上捧起了那隻火腿，送到太太的前面。「你看，太太！這繩是咬斷的呢！——」

「唔！真的！」張太太坐了起來，自己也覺得太性急似的，「這屋子裏的老鼠真討厭！」

阿芽在這個時候，又一聲不響的走了進來。「你做什麼哪？阿芽！也是老鼠一樣的。」張太太的心神，似乎放鬆了許多，倒半真半假的開起玩笑來。「好了，好了，你去睏去吧！」阿芽退了出去。

「太太，沒有什麼事了吧？」奶媽重新在火腿上吊好了繩，給它掛了上去，「我走了！太太，一共是十四隻！吃不完的火腿！」

「奶媽！」

「唔！」

「我看你有什麼心事似的；——你的香水打得那麼香。」

奶媽心頭在「僕」「僕」的跳着，但是，一下子以後，她又鎮定了下來。「呵！那是跳蚤咬得癢，我搽着花露水呢！」

「呵！那一個哪！」阿芽的驚叫的聲音。

但是，當張太太和奶媽倆注意的聽着時，聲音卻又沒有了。

「阿芽！阿芽！什麼哪！」

外面沒有回答，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外面的大門，卻噹噹嚶嚶的響了起

來。這好像是故意做得響些的樣子，皮鞋的聲音，用力的打着地面，門也故意的關響些。

「這是書記長回來了吧！」奶媽對着張太太說了，立刻抓起了油燈，迎出客堂。

書記長摸黑的走了進來。「你們還沒有睡覺嗎？」他好像沒有事似的，這樣的問着。張太太還沒有回答，他又好像想起什麼似的，「你不是去看『的篤班』的嗎，沒有去嗎，爲什麼這樣早回來呢？」他又用眼睛掃着奶媽，又看着太太。張太太用兩隻發狠的眼睛，死命的盯住他。

「怎麼，不好看嗎，散場了嗎？——好像發氣的樣子，又同誰發氣了呢？」

「哼！同誰發？同你，同你！你回來了，好，好，我要同你算賬！」

「你這算什麼意思呢？——我剛纔回來！」

「你剛纔回來嗎？」

奶媽好像受了什麼激動似的，在這個時候溜了出去。

「我怎麼不是剛纔回來呢？——嘿，你和我頂做什麼哪！」他看看奶媽走了，便走上前一步，特別表示親暱，賣弄風情的樣子，雙雙的牽住了她的手。

「你發什麼脾氣呢，桂茵！我們睡覺吧！」

張太太哭了起來，哭得非常悲哀似的，把頭倒入了丈夫的懷中。

「說啲，說啲！有什麼事？說啲！」

「你又不管我的！你如今做了書記長，地位高起來了！——可是，別人欺侮了我，還不是塌了你的臺！」她突然從丈夫的懷中掙扎了出來。一個人跑去，一屁股坐在牀沿上。

「什麼人敢欺侮你呢？」

「那個濫污婊子！」

書記長心裏一動，他又走了過來，並排的坐在牀沿上，一隻手通過了她的肩頭，用力的扳住她那故意朝外向着的面頰。「睡覺吧，睡覺吧！桂茵！發那麼大的脾氣幹什麼哪！」

「你包庇那個婊子嗎，你養了那個婊子和我作對嗎？」

「誰啲？我養了誰啲——你說奶媽嗎？奶媽不好，把她歇掉就是了。」

「誰？那個半雌雄的女兵哪！——唔！奶媽，是的，奶媽，我曉得，——你不打自招，她為你搽了滿身的香水吧！」張太太索性撒嬌撒癡的哭了起來。「啻！啻！你們都聯合起來欺侮我好了。啻！啻！」

「我們？我？我同什麼人啲！」書記長忽然態度嚴重起來，好像想用幾句比

較有份量的話語，去鎮壓他的太太的撒野似的。「你不要神氣不利清的，——你曉得什麼？說話不可隨便亂說的。」

張太太把書記長看了一眼，心裏想，「唔！你裝出這鬼樣子想壓服我嗎，我偏不。」於是，她又裝做沒有看過他的樣子，更加潑辣的大聲嘩啦起來。「你自己不要神氣不利清！我是有賊有證的，我說了，看你怎麼樣，——我要說，我要說，我要到黨部裏去說！我說張胖子沒有良心，我說……」

「你真是見着鬼哪！莫明其妙的！你要說什麼喲？」

「你真是見着鬼哪！你管我說什麼，你不怕作賊心虛，你讓我說呀！」

「不要多嘴了吧，更深人靜的，別人聽來也不大好！」書記長的神氣又緩和一點了。但是張太太的火性，卻是剛剛開頭呢，她覺得已經透露了一些勝利的徵兆似的，態度可更加強硬起來。她心裏想：「我已經抓住了他的漏洞了，我偏要再頂他一下，看他不在我面前屈服，——老娘今早可要收拾了你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我怕什麼人聽見哪！——我偏說得響些，喊得重些，看有什麼人干涉我！」

「你再吵！再吵，我就打你！」書記長又轉變了一個戰術，他覺得女人們是沒有辦法的，——如果你同她說好。

「你打我？打啲！你敢！」

拍！拍！書記長真的忍不住了，竟然好像真的發起脾氣來的樣子，來勢汹汹的在太太的面上打了兩下。他想，「女人是沒有道理可講的，我該得用點權威去壓她纔好！」

可是，這事情並不單純，在張太太的心中，原來只想同丈夫撒一撒嬌，希望能制勝了他一些野性，而後再同他說出今晚的事情，然後叫他替她來出一口氣，可是，她卻沒有想到她的丈夫向來的性情，也沒有想到她自己今晚的遭遇；因此，她便碰上了這個釘子。但是，張太太也不是能夠自己示弱的人，她也有她的天地，有她的社會，她要用她的書記長太太的身份，在她的社會中做人，她一向都是順風的紙鷂，被人擡到天上去的，她可忍不住這冤屈，她是更加火了起來。

「你打，你真的打，好，張胖子！」

拍！拍！是她的重重的兩下回答。

接着，他們夫婦倆的四隻手臂，便相互的糾扭起來。張太太用力的高喊着：「你打，你打，爲了那個濫污婊子，你把我打死好了！」

結果，不曉得是書記長真的扭不過他的太太呢，還是他故意放了讓步的緣故呢？——總之，當她高聲一喊，用力一頂的時候，他便被推倒在牀上。被壓在他

的太太的下面了。自然，她這時已經占了上風，便眼快手快的，立刻讓一隻手和整個的身體，鎖住了他的抵抗，另外又騰出一隻手來，卻重重的向他的頸與肩膀上用力襲擊着。頗像一個屠夫捶着一隻肥豬。

「好了，够了吧！總算你打贏了就是了！」這已經是書記長求饒的聲音了。但是，這在火頭上的張太太，卻還是不肯放鬆的襲擊着。

可是，突然之間，他採用了新的戰術，——只是用一隻手在她的胳膊窩裏胳膊了幾下，她就突的笑了起來，——笑開了手，笑輕了身體，她全身笑成一團滾落在他的身體的旁邊了。

接着，他便坐了起來，兩隻腳懸空的掛在牀沿上，同時，他又順手把她一拖，她也坐了起來，她那兩隻短腿也同樣的懸空的掛在牀沿上。他倆並排坐着，他的右手通過她的肩頭，要扳回她那向外朝着的臉孔。最後，她的面孔，被他扳過來了，——那是一張似怒似笑，又是非怒非笑的不尷不尬的臉孔，——他們四隻眼對視着，一會兒之後，又共同的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又會笑了！」書記長說。

「你自己先笑的。」張太太回答。

「莫明其妙的！」書記長說。

「你自己纔莫明其妙呢！」張太太又是一頂，她曉得自己面孔發燒，心頭發跳，但卻好像忘記了剛纔發生過一回什麼事情似的。

「睡覺吧！吃了飯閒不過！無端想些事情來鬧鬧，真是何苦來！」

不知是怎麼的，或者是因為書記長說起無端想出一些事情來鬧鬧的一句話的刺激吧！立刻就想起了今天一天的心情，和今天一天的遭遇，她又哀哀切切地哭了起來。

「又哭什麼呢？桂茵！」看着她這神氣，這的確是爲了什麼悲哀，並不是爲了撒嬌或是搗亂似的，他的心中，也爲了太太的悲哀的哭泣而動起同情與憐憫的心情了，於是，他使用手抱住了她，又輕輕的撫慰她。「又哭什麼呢？你受了什麼委屈嗎？」

但是，她還是沒有響，仍舊是那麼哀哀的哭泣着。

「睡吧！睡吧！不要自己急壞了身體！」他替她解着紐扣。自己又在脫着衣服，脫着鞋子。……

他們睡下去了。大家都是沈默的；但是，大家都忍不住。

「桂茵，桂茵，今天晚上，究竟爲什麼呢？」他輕輕的問着，「你討厭奶媽嗎？我對奶媽並沒有什麼嘍！」

「我又沒有講奶媽的什麼。」她輕輕的回答。

「那麼，爲的什麼呢？」書記長更加用出同情與撫慰的手法來了，「你性子總是那麼躁的。你有什麼事情，你告訴我啲，我沒有不依你的！——說吧！桂茵！你說出來心裏就會清爽了，說吧！」

就是這樣，張太太見時機已到，於是便把今晚在城隍廟的遭遇，——和那野孩子的打架，被那女政工隊員，那「半雌雄的濫貨」搶白的事，都述說了一遍。

「這有什麼呢，明天讓我去把她找來罵幾句就是了！」

書記長說了，張太太也覺得是了，於是他們就沒有事情的睡去了。

四

第二天上午，張太太一起身的時候，已經是十二點鐘了。自然，書記長同平日一樣的，在八點鐘的時候，就到黨部去了。在昨天晚上，她雖然把所有的說話，都對他說了；對於她的要求他也是滿口答應的；但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坐在房裏，卻仍舊是覺得非常之寂寞似的。

奶媽捧進了一盆臉水，只是把她看了一眼，並沒有什麼說話，她不曉得昨晚的事情，今天早上，當她未起身的時候，他是不是已經告訴了她的，因此，她把

她看看，沒有說話，自己也就說不說話了。不過，她的心境，始終覺得頗為寂寞，相當無聊。她還想發發脾氣，但又不曉得這脾氣要怎樣發，或是對誰發的，她還是呆呆的坐着。

可是，忽然之間，她又想起了自己書記長太太的身份，雖然自己也同書記長打架，但對於別人，這種丈夫，卻是值得驕傲的。因此，她仍舊想起自己的身份，應該先在奶媽的前面確立起來。

「奶媽！」當奶媽放好了臉水，看看太太沒有什麼響動，便輕輕的走出去的時候，張太太又一聲把她叫住了，「今天早上，書記長出去的時候，他同你說什麼話嗎？」

「沒有喲！太太！」

「沒有嗎，什麼話都沒有說嗎？」

「書記長同我說什麼話呢？」

「唔！——小定呢，那裏去了？」

「阿芽抱出去了！」

「我昨夜和書記長打架，你聽見嗎？」

「聽見的！」

「我打了他，——他近來有些變了！」

奶媽只是笑，沒有什麼回答，這在張太太看來，奶媽的態度，今天頗有一點不同，怎麼又是問一句，答一句，而且，關於書記長和奶媽的事情，她自己也不敢確定，誰知道他們究竟有沒有什麼糾葛的呢？因此，她就是想要發脾氣，似乎又發不起來。

但是，事實上究竟怎樣呢？關於昨晚他們在房裏打架的事情，在今天吃早點的時候，他卻完全把它告訴了奶媽了。所以，在奶媽，一聽太太的話，她只有笑笑的份兒，她應該說什麼呢？可是，也正因為奶媽的笑，卻也使得張太太放寬了心，在張太太的心裏，以為奶媽的地位，一聽了她的家事，原來也該只有笑笑的份兒的。

「我昨晚打了他，他一句都沒有同你說嗎？」

「他怎麼會同我說呢？」奶媽還是帶笑的回答。

「唔！他近來變了，我要給他些辣味嘗嘗！」

「我說，噯——我說，太太的性子也太急了。——太太真享福，吃的穿的，別人送的都有，又到處受人敬重，在人前頭做人，——像我們家裏的，動不動就，呃，太太！——書記長，——男人們總是那樣的。」

這一來，可輪到張太太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她靜默着，卻不曉得應該怎麼說好。她自己的出身也不比奶媽好多少喲，爲什麼自己會覺得這樣的不滿呢？

「太太，洗臉吧，已經十二點鐘了呢！我去給太太拿早飯去。」

「呵！你去抱小定，叫阿芽去約王太太她們來打牌，要她即刻就去。」

一會兒，張太太還在吃着早飯，她的幾位被邀的打牌朋友，已經齊齊的約着來了。

「啊！張太太，還是吃早飯呢？還是中飯哪？」李大嫂開口打了招呼。張太太還沒有回答，她又接下去說：「怎麼樣？昨天晚上，太太的發了火，是的，那種野小孩，是應該打了他教訓教訓他的。」

可是，張太太還是沒有回答。

「我說，張太太，打得好，打得好，就是把他打出血來，也是應該的。」李大嫂老是一口拍馬屁的話，張開嘴巴，說話好像打哈哈似的。

「你怎麼就曉得了？」張太太輕輕的問。

「喏，王六妹，王太太，昨晚也坐在你的後面的喲。」

是的，王六妹她們，的確也在城隍廟看戲的。張太太把她們看看，自己心裏在想，打了那個野孩子，固然是自己的光榮，但自己被那野孩子塗了一臉牛糞，

要是被人說起來，未免是洗不了的恥辱。她覺得今天找她們打牌，也未免有些掃興似的。好在這個時候，王六妹並沒有說什麼，李大嫂也沒有再說什麼，她纔比較的放了些心。

「怎麼樣，今天要上早課嗎？」這是李大嫂的說話：「快點，快點！奶媽，來，來，來，把碗盞收去，把檯子拖出來。」

他們又是在這個小客廳裏，——上首正中，仍舊掛着委員長的五彩半身立像的小客廳裏，打起牌來了。

張太太雖然心境不大好，沒有平時那麼高興說話，但今天的手氣，卻是很好的，她老是和，老是贏的。

在第四圈完了，正要換位的時候，書記長回來了。

「啊！書記長！今天張太太太贏哪！」李大嫂說。

書記長走到張太太的後面，伸手來數着她面前的籌碼，「桂茵！真的贏了嗎？」樣子是裝得非常的親切而和愛，在人們的前面，好像永沒發生什麼口角或是打架過似的。「我來打兩副吧！」他搖着她的肩膀。

「不，我的手風正好呢，你不要來打攪吧！」張太太把肩膀搖了兩搖，做出一副怪嬌巧而妖媚的姿態來。

「呵！我還沒有功夫呢！我已經派王德法去叫陸小梅去了，過一下子就會到這裏來的。」

「誰喲？」張太太回頭問。

「陸小梅，那個女政工隊員——等一下她來了，還是我問她，還是由你來罵她一頓？」

「我，——我沒有功夫，你教訓她一頓吧！」

「好吧！」書記長走進了臥室，那就是他們昨晚打架的那個房間。

可是，正在這個時候，陸小梅已經同着王德法走進來了。她仍舊穿着昨晚穿的那身草綠色軍服，軍帽壓到眉毛的下面，左右兩面的面頰上，留出了兩角剪得齊齊的頭髮。「是的，就是這個半雌雄的濫貨！」張太太把眼睛一斜，立刻就認得是昨晚的那個傢伙，「好，你既給我找來了，看你還有昨晚那股臭勁否？」她這樣的想，便把鼻孔一張，輕輕的打了一聲「哼！」仍舊把注意集中到麻雀上面了。

「書記長！陸同志來了！」王德法在叫。

「唔！進來，進來！」

陸小梅走到了書記長的房間門口，把軍帽取了下來，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鞠

躬。這種樣子，在張太太和李大嫂她們看來，真覺得好笑。

陸小梅走進了房間之後，開始，並不聽見一些什麼聲音。這是因為打牌的聲音太響了的緣故呢，還是因為他們相對着沒有話說呢？可是，當張太太在牌桌上搖了搖手，暗示着大家暫時不要響動，且聽一聽裏面有沒有聲音的時候，她們卻聽見了那女子在說話的聲音了。

「……深入民衆，……體驗下層民衆的疾苦，……預先解決他們的切身問題，……我們沒有什麼，只覺得在這抗戰建國的時代，應該多做些工作，特別要多做深入民衆，喚起民衆的工作……。」

這些一半聽得清楚，一半聽不清楚的話，卻並不能引起太太們的注意；——橫直，只要他們在那裏說話，好像便可以放心許多似的；——因此打牌的聲音，又嘩啦嘩啦的繼續着了。

「總之，你們的思想有了嫌疑！」突然，她們聽見了書記長的大聲吆喝的聲音：「我現在對你警告；……我們現在剛接到懲治條例，你們如果不改變了你們的信仰，我們是不客氣的，特別是關於東三鄉的事情，你們應該照實的報告，你們有沒有另外的企圖。不然，我們會依着條例辦的！」

又靜默了好久，於是這女政工隊員便面孔緋紅的走了出來。她走到門口，還

同樣的把軍帽夾在腋下，恭恭敬敬的行禮。終於她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陸小梅走後，書記長立刻就換了一副面孔，笑嘻嘻的走到太太的後面。於是，李大嫂「撲嗤」的笑了起來，張太太也笑了起來，大家都哈哈的笑了起來。

「你們笑什麼？」書記長笑嘻嘻的問。

李大嫂把嘴向外面嘮一嘮，表示一副卑夷的態度，接着，便裂開她那副輕薄的嘴唇，說：「軍衣軍帽，那麼神氣活老爺的，人家還不曉得是什麼路道呢！但是一看到——」她的眼睛又橫到了書記長的臉上，立刻又換了一副獻媚的神氣，「你，書記長，便嚇得發抖了。——正如一隻小雞見到老鷹似的。——小雞見到老鷹，哈，哈哈！」

「我倒是在笑你呢！」張太太也覺得開心起來，又想同書記長打一打趣了，「你要怎樣的懲治她們哪，你家裏還不是在打牌，她不會去告發說你腐化的嗎？——看你怎樣辦？」

「這是家庭娛樂喲！有什麼關係？——她敢嗎？」書記長說了，又搖搖太太的肩膀，「起來，起來！讓我來兩副吧！」這一回，張太太可沒有推諉，很高興的立了起來，讓書記長坐了下去。

「書記長，我沒有事情了吧？」王德法還等在那裏，一直到了這個時候，纔

向書記長請示。

「沒有事了，你回去吧！」書記長吩咐着。但是，他立刻又想起了什麼似的，接着又喊：

「喂！王德法！」

「有！」王德法應了一聲，又走了回來。

「你回到黨部，吩咐張天毅、洪三元，今晚吃了晚飯，先到城隍廟裏去，占兩排頭排的高馬，你自己呢，約同李阿有，一齊到我這裏，陪着我們一同去。」

王德法走了。書記長說：「王太太，李大嫂，你們今晚去看戲去，去多約些人來……」

書記長一直打完了第八圈牌，他雖然輸了一點，但是因為張太太原先贏了很多，所以結算起來，他們還贏了不少，因此張太太也沒有賴莊，就決定結束了。

「好，早點吃飯吧，吃了飯好去看『的篤班』去！」書記長立了起來，覺得有些疲倦，伸了一個懶腰。但是，當他仰起頭來的時候，卻在朦朧的眼光中看見了中堂上五彩武裝半身立像，很嚴肅的向他注視。

「奶媽！今晚早點吃飯吧！」張太太很高興的在吩咐着。

怯弱者

一

張本之先生默默的坐在板牀的牀沿，把上半身完全支放在牀前的那張四方板桌上。他一隻手拿著有時用來夾豬毛而其質卻是太太用舊了的眉夾，一隻手拿著從太太的舊式手提包中撕下來的小鏡，把兩隻臂肘完全擱在桌面上，對著鏡子，夾着下巴下和嘴唇上的短鬚。他在鏡子當中，也看見了自己的整個面孔，但是，這一張被自己在鏡子中看慣了的面孔，有時雖然也覺得：自己的面孔，畢竟是自己的面孔，不曉得是那一點，或那一部份，使自己十分自得，覺得甚為可愛；但在平常時候，卻總覺得自己這張面孔討厭，長得不够煥發，沒有風采，甚至感到悲哀，——更有些時候，甚至會沒理由的討厭到他的爸媽身上去的。譬如說吧，這一張面孔，粗看起來，雖然眼睛，鼻子，嘴巴，都是應有盡有，並不缺少某一部，也沒有放錯了一個位置；但是，這一臉咖啡色的筋肉，不知怎麼一來，總使人有板滯，凝重，萎縮等感覺；特別是鼻子以下，嘴唇四週，兩頰旁邊，那一

帶長牢騷鬚的境域，因為鬚根並不茂密，留又無從留起，而在閒着或是傷心的時候，對着小鏡子拔着拔着的結果，便墳起了一大堆又黑又粗的粟米，特別使他自己覺得厭惡。這時張本之先生又在鏡子當中，碰見了自己的這張面孔，一時好像會見了一個並無好感，但也並沒有十分惡感的一個熟人，心中覺得懶得招呼，便把眼光避了開去。他把眼光落在左頰斜下面，幾乎已靠近了嘴角的一根鬚子上，——那是從已經拔過幾次，下面已經墳起了粟米般大小的毛孔中長出來的。他夾住了這根毫毛，心裏感覺得有些氣憤，有些厭惡；他把夾子狠狠的一抽，頰上便微微的感到一下刺痛。跟着夾子，他的眼睛一斜，看見一根毫毛，輕輕地落到桌上。桌子的邊沿，這時正有一隻黑頭螞蟻，拖着半粒飯米在那裏爬行，於是放下夾子，用指頭對着它狠狠的一彈，他想起吃了飯還沒有抹過桌子，想起這一張桌子一向就除了自己再也沒有人來揩抹，想起自己的太太老是瞧他不起，不肯替他料理一點家務，想起自己總是那樣的命苦……

他悵然的放下手中那塊小鏡子，輕輕地喟了一口長氣，他把眼光拉長開去，就在這木板方桌的對面，支着一隻頗乎精緻的福州漆器的鏡盒，鏡盒旁邊，斜斜的露出半張白嫩面卻近於青色的面孔，和翻下了領子，在燙着捲雲式的長髮的底下的一大節頸頸。那就是他的太太。這個時候，她正在用鉗子夾着她的眉毛，忽

然聽見他的一聲長歎，就把盯在鏡子裏的自己的眉梢的眼光，移出了鏡子，無表情的對他一閃。

· 這一張面孔，在張本之先生的眼中，自然也是非常的熟悉的；——恐怕比起他自己的一張面孔來，還要熟悉得多吧！長長的，而又頗乎勻稱的瓜子臉兒，崗崗的鼻梁，圓圓的嘴巴，烏黑的眼珠，鬆散的眉毛。恐怕就因為這兩條眉毛太鬆散的緣故吧，她在每天每天，總是拿着鉗子，拔了又拔，修了又修，給她修成一條又彎曲又纖細的底子，再塗上點鉛粉，纔覺稱心的。

也就在這一張非常熟悉的面孔上，在他這前後十二年來的生活中，他曾經寄托過整個的希望，曾經用全部的生命去追求去贊頌過；同時，也就在這一張面孔上，他也獲得了無上的悲哀，椎心的苦痛，與無可奈何，永也不能洗刷不能挽回的恥辱。他曾經在日裏，在夢中，在現實的世界，在幻覺的境域，對着這張面孔，儘量的回味，儘量的思索。這將要他怎麼樣呢，命運既然支配着他，給予他這樣的一張面孔，那值得歌詠，值得贊頌的那一部份，是早已過去了；如今留予他的，放在他的前面的，卻是這樣一張使他苦痛，帶給他無上的恥辱的剌激與回憶的面孔啊。

這時，他被她的眼光這樣的一閃，心靈之間，便似乎閃過一陣又麻又辣的感

覺；他不曉得應該怎樣表示，好像不曉得有千千萬萬的說話要向她訴說，又好像什麼話也無從說起似的麻木。他凍住了面孔，凝住了眼睛，只是呆呆的看着她那美容的一個一個動作。

他看她修好了眉毛，塗上了鉛粉，看她再勻了勻胭脂，露了露口紅。然後，又在鏡子中間，側着這一邊的面孔，側着那一邊的面孔，斜瞟自己的姿容。最後，她又拍拍兩隻手板，覺得很輕鬆似的，然後站了起來，解開了衣服，露出了整個身體，好像連不關心房子中間還有一個男人坐着似的，從容的穿上一件深紅條花的綾旗袍，挾着福州印花小布傘，一搖一擺的出去了。

二

張本之先生目送着自己的太太，連招呼也不肯多打一個，好像房中另外沒有什麼人存在着似的，一搖一擺出去之後，便不由得不由衷的噓出一聲深長的歎息。

她到那裏去呢？根據着過去的經驗，與歷次的教訓，他已是不敢追問的了。「你能管得到我嗎？」有一次，當她要出去的時候，他那麼輕輕的裝蒜似的問了一問之後，她便這樣的聲色俱厲的回答他的追問：「你憑着什麼呢？憑着名義上

是我的丈夫嗎？可是，我同時也是一個社會人喲！而且，你如果是我的丈夫的話，那末，我的生活的享受，你應該供給我的喲！我要到社會上謀事，我要解決我自己的生活，我要用自己的工作，供給我自己的享受，我要在社會上拉自己的關係，我要交際，你管得着我？你管着我！」

自然，張本之先生不能儘量的供給自己的太太的享受，倒是的確的，這在張本之先生自己也不敢加以否認。可不是嗎，自己自從在大學工科畢業以後，一連就當了幾年的中學教員，那時，因為自己的父親還在，家裏也可弄到一點貼補；而她自己呢，也從她母親手裏，饒來了一筆「體己」；而且生活又在上海，跑跑公司，買買衣料，看看電影，上上舞廳，倒也過得相安。及到抗戰以後，他的父親死了，家鄉淪陷了，她自己手裏的「體己」，也化得差不多了；再加他在上海無事，因為友人的介紹，又因為憧憬於大後方的工業的建設與文人報國的心理，便到了×省省政府裏當了一個技士，——更何況，作興機會碰得湊巧，命運註定了他會從此發蹟一下呢？

到了××以後，沒有幾時，她也在一個省營機關裏找到了事情，心緒也似乎改變了許多，行動也就收斂了不少。這或者是現實生活的教訓，抗戰救亡的洪流，強有力的在她的內心裏起了作用吧！自然，這一種突變，在張本之先生的心

裏，是頗乎值得自慰的。可是沒有幾時，她看着內地的抗戰時代的人們，特別是那些閩人與閩人們的太太，他們雖然確也在各種工作團體或是什麼機關裏負着工作的名義，開起會來，說着怎麼積極的工作，怎樣實行戰時節約的漂亮的說話，而在私生活上還是儘量的揮霍，儘量的奢侈的。這種情形，特別給予張本之太太以很大的刺激。因此，她重新脫下陰丹士林的旗袍，重新把積壓在箱子裏的在上海時服用的衣物，儘量的穿戴起來。她重新和那些先生太太們打交道，和上級職員們丟好感；她重新忘記了家庭，忘記了抗戰，甚至於仍舊無視了自己的丈夫張本之。

在這種情形之下，張本之先生，自然也有他的苦心的。他也不想爬，也不想發財。有時，甚至想將計就計的，也和太太拉攏，希望利用太太的喜歡交際的心理和行動，利用喜歡和他太太交際的人們的心理和地位，以期討得各方的好感，改善自己的地位，達到自己往上爬的目的。他自己也時常想着，他的太太，畢竟是一個很好的太太，開通，大方，現代性，摩登化，這可有誰的太太，能及得上她的。普通都說，「老婆是別人的好」。這在張本之先生看來，倒是完全錯誤的。自己的老婆，畢竟是自己的老婆啊！至於說她的時常瞧他不起，那也是他自己的緣故。喜歡漂亮，喜歡出風頭，在我們一般的男子，也是如此；這又那裏能怪到

太太們的不是呢？何況她也曾經愛過他來，曾經由她自己的主張和決心，把整個的身體都嫁給他呢？就是結婚以後，她時常有對他不高興的地方，那也只能歸咎於自己的命運不好，自己的本領不高喲！假使自己的命運好，或是本領高，一下子當了什麼主席廳長，那她，他自己的太太，還不熱心熱意的愛他嗎？在從前，和張本之先生一樣的追求我們這位皇后的，又豈止他一人呢？可是，她卻明確的宣言，誰能在學業上考得第一，取得最高貴最光榮的名譽的人，她就嫁給了誰。而結果呢，他卻憑着他的一點決心與發狠，他捧住了辭典，他死命的用功，他考取了第一，博得了光榮的名譽，而她呢，也就欣然的嫁給他了。所以，現在，她的瞧他不上眼，對着他不高興；這除了歸咎於自己以外，還能責怪她嗎？

「是的，我憑着什麼，能够管得到她呢？」他自己這樣的自問着，緩緩的站了起來。「唉！」他又接着歎了一聲長氣。「但是，爲什麼自己都不能管束自己的老婆呢？」突然的，他的腦子一閃，一下子，這問題就飛到老遠老遠的天邊去。「關金券，關金券，假使我們的薪水依着關金單位發關金券。」於是他就得意的打起高聲的「哈，哈！」來。

他覺得一個人坐在房裏，相當的寂寞，相當的無聊。「那些老是想着想着，老是解決不了的問題，想它又有什麼用呢？」他有時覺得自己可憐，自己命苦；但有些時候，卻也覺得心安理得，自己已經找到了安心立命之道似的。

他走出了自己的房間，在房間的門口，那一排沿着這小小的院子的階沿上，接連排着三四隻養兔子的木箱，立刻就引起了他的興趣。那已是兩年以前的事情了。當××淪陷以前二個月的時候，他因為奉到了廳長的命令，同科長到×西的一個偏僻的小縣，去調查並且去計劃一件工業建設的事情。他到了那裏，無意間在一次縣政府的宴會上碰到了一位從前在大學裏比他高兩班的同學。第二天，他一個人就到那同學家裏去拜訪，他們的感情，一下子就弄得非常的親密。自然，在這種偏僻的縣份，一個大學畢業的人物，當然是劃一不二的地主和紳士。而他呢，也算在省政府裏當了一名小小的技士，地位也不能算是太低。據那老同學說，他在大學畢業以後，便沒有在外面做過事情，而這中間的主要原因呢，便是因為自己的家累太重，除了自己以外，再沒有人可以替他料理家務。「不過，這也很好，」那老同學自得的笑了起來，「我養了雞，我也養了兔子，本之兄，你來看看我的成績吧。」他帶着他走過了院子，在屋左的一雙小門穿了出去，那裏便有一座很大的雞場，接着籬笆，後面就是一排五六間的平屋。「請不要笑我，本

之兄！我想，我們在這亂世做人，還不是爲的生活。我這一百隻雞，平均每天就可以生下三十個至五十個蛋。我這四十隻兔子，——他們這時已走到這排平屋的兔子籠的前面——平均每年總有一百五十隻母兔生產，如果每一次生產，都以四隻小兔子來平均計算的話，那末，我這四十隻兔子，一年就有六百隻可以出產。何況兔子的本身，還是一種很柔順，很可愛，很有趣的小動物呢？——他順手在他們的腳下捏住了一隻兔子的耳朵，輕輕的提了起來，送到張本之先生的前面。在當時，我們的這位張本之兄，生平對於這一團白毛豎着二隻長耳朵的小動物，還是很生疏，不知怎樣一來，下意識的突然把手縮了回來。——不要緊的，本之兄：你怕嗎？——那位兔子的主人，立刻用另一隻手心，託住了它，騰出了剛纔抓住耳朵的手，輕輕的在它身上摩撫。而那隻兔子呢，也只是柔順的伏在它主人的懷中，用兩隻紅得透明而且奇怪的眼睛，瞧着這一位微露驚慌的生客。——啊！本之兄！——他把手中的兔子仍舊放回了地上；——我還沒有告訴你；兔子是兩個月生產一次的，你給我計算計算吧，雞蛋五毛錢一個，兔子四元錢一斤。」

回到了這位老同學的客廳，張本之先生說：「喲！我的老同學喲！你的每月的收入，簡直比我們的廳長主席要多過許多倍呢！」

「不過，總不及你們的工作有意義。」

「這是實業喲，這是生產喲！」張本之想着年來的自己的處境；想着自己的太太和自己的命運。要是自己也能養那麼一百隻雞，那麼四十隻兔子；那末，自己的太太，她會不仍舊愛我嗎，我供給她的一切，她要什麼我就給她什麼，她還敢說我管不了她嗎？

可是，就在這一次拜訪的第三天，××淪陷的消息傳到了。這是自然的，太太總是自己的太太。省城淪陷以後，究竟有沒有逃出來呢？如果逃出來了，現在又在何處呢，如果沒有逃出來，那末聽說日本人對於年青的婦女的待遇，是非常的下作而又兇殘的，那末，她是不是因為要保持上流社會交際婦女以及女工作人員的身份，而遭遇到不幸呢？要是她真的遭遇到這樣的不幸，那末，他，當了她的丈夫的我們的張本之先生，他將怎麼辦呢？那真是一件不堪設想的事情，他發急着，他天天在發急着；他在等待消息，他也在天天打聽着消息。他將一個人闖回××去，找到了她，帶她出來吧！但是，這又怎麼可以去得呢？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

正在這心緒十分惡劣的時候，省政府的命令，卻特別來得繁多；一下子把調到這一縣，一下子又命他到那一縣。這中間，雖然也會次碰到許多從陷區退

出來的熟人，但也打聽不出他的太太的線索。據一個不十分接近的人說，在事變的前一天晚上，他是在城內的一條最熱鬧的街上碰着她的。至於她所服務的那個機關呢，就是逃難的路上，一路也沒有聽見一點搬過的消息。最後，他就把探聽太太消息的心思，無可奈何的擱了起來。「一切都是命運，唉！」他歎息着想。「如果自己沒有奉到公事，事前派遣到×西來辦公，究竟現在又將怎麼呢？事變是來得這樣的突然，要是自己也走不出來的話，一直到了現在，還不曉得自己的生命，能夠存在着沒有呢？算了吧！要是太太有一個怎麼樣，那也只能算是命運，那也只是因為抗戰。唉，抗戰抗戰，這偉大不可抗拒的支配着我命運的力量啊！要是我能夠避開這個力量的支配，養他五十隻雞，二十隻兔子。唔，這是開始。而後，我養他二百隻雞，四百隻雞……」

四

可是沒有幾時，他的太太來信了。信中另外沒說什麼，只說她留在那裏，很是平安，叫他不必掛念。這雖然是那麼一點簡單的消息，但我們的張本之先生曉得，這是在敵人的勢力以下，是不便多寫什麼的。他能諒解，他能體卹；自然，只要平安，就是這一點點的消息，也就夠之至了。再接着不久，敵人退出××的

消息，也傳來了，在當時，他還有些不相信，還有關的各個機關去打聽；可是在回來的路上，都已經滿街滿路的在放着震天的鞭炮了。

後來，他的太太也來了。他覺得自己的太太還是自己的太太。自然，他們的相見，當然也是很高興的。在他想來，自己的太太既然能脫險回來，另外的一切，便什麼也不值得探問，可是他的太太呢，卻是又講又哭，又哭又恨的，滔滔的敘述着她這幾個月留在陷區的經過；好像不是這樣轉彎抹角，詳詳細細的講述，對方便會懷疑到她的什麼似的；也好像如果不是這樣又哭又恨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一記拳頭，一記腳尖的講述，人家便會斷定她在捏造似的。

但在張本之先生呢，對於這些，可並不怎樣的關心。他告訴她，他要辭了現在的職務，到一處偏僻的鄉間去，——那裏是敵人的礮火所轟不到的地方，先養他五十隻雞，二十隻兔子，而後是一百隻雞，四十隻兔子，而後是二百隻四百隻雞，一百隻二百隻的兔子。他告訴她，前幾時雞蛋的價錢，每隻還只五毛，但是沒有幾個月，如今已漲到七毛一隻，兩塊錢三隻；物價是在不斷的高漲的，如果到了他們的雞蛋可以上市時，怕不漲到一元錢一隻了嗎？到那個時候，假定每天平均有五十隻雞蛋，那就不是三五一千五一个月的收入嗎？何況，還有兔子。兔子的肉聽說可以醫打擺子，滋味和雞肉差不多，如今市面上的肉價，黑市已經高到

十二塊一斤。到那時候，怕不漲到三十四十。「我們且平心一點吧，兔子肉賣他十塊二十塊一斤；那末，唉，我們每月的收入，唔，——讓我算算……」

張本之先生這種計劃，雖然並不會怎樣的引起他的太太的興趣，但他的太太，卻也並不怎樣反對。這正和張本之先生，對於太太的講述，怎樣在淪陷後的××遭遇的詳情一樣，自己雖然並不怎樣的感到興趣，卻也並沒有加以決然的阻止，倒有些相像。結果，張本之先生的計劃實行了。但是事實畢竟是事實，而理想還是理想。小雞要生病，而兔子也要發瘟；雞蛋還沒有出產，而雞卻不斷地在減少中；兔子還沒有蕃殖，疫病卻是無法阻抑的。這卻非但使太太覺得頭痛，而且使張本之先生覺得失望。他們在這樣狼狽的情形當中，恰巧碰到一個專科學校，缺乏那麼一個工科教員，於是他就趕快的收拾了自己的雞兔生產的計劃，把所有的雞呀兔呀的什麼都變賣了，又去做他的講師。可是他對於兔子，畢竟頗有些好感，——早已和第一次在那位老朋友家見到時那種生疎而害怕的感覺，完全不同了。他覺得它們可愛，他覺得它們柔順，他愛它們那身軟綿綿的白毛，一對紅得透明而奇怪的眼睛。他捨不得儘數賣了它們，終於留下了最後的他自己認為最可愛的一對。他一直帶着它們，帶到了這裏的學校，把它們當作唯一的安慰自己的伙伴。

在這裏，他專心的侍候它們，他把所有的空閒的時間都放在這一對兔子的身上。而這一對兔子呢，也好像能夠特別體諒主人的心理似的，只要他的嘴唇一敲出啾啾的聲音，它們就立刻集在他的前面，懸起前面的二隻短腿，用紅得透明而奇怪的眼睛，仰承他的風彩，裝出一副拜揖與乞求的姿勢。而且，在這短短的四五個月當中，它們已經養過了兩窠的小兔；——一窠是四隻，一窠是五隻。現在，那第一次養下來的四隻，也幾乎就要變成了母兔，他正在計劃怎樣去孝敬校長，或是奉送主任。而第二次的五隻呢，也已經脫離了幼年時代，將要走上壯年的階段。至於那隻乖乖的母兔呢，也早已在壯年中打好了第三次生產計劃的腹稿：準備對於主人的用兔子的贈送來聯絡人間的友誼，並希冀能夠因此再往上爬的計劃，再盡一度的貢獻。

五

他一搖開那隻木箱，兔子們似乎早已知道了它們的主人的來臨，一下子就把前面的短腿縮了起來，攔在那木箱的邊緣，做出妙齡少女憑欄遠眺的姿勢。時間已經是夏末秋初，這早上的天氣，原是夠人舒適的。院子裏的兩株垂柳，忽然迎着晨風，輕輕的有一陣擺動；那些經過了一個長夏的南中國的驕陽烤炙過的葉

子，都壯碩而堅挺的相互的拍着肩膀發出了一陣誘人的歡笑；地上的蟋蟀草和車前子，也在迎風點頭，搖動着頭上的花穗——正如鄉下姑娘搖動着頭上戴着的釵花，應和着柳葉的笑聲。這些小兔子們，正如寂寞深閨的處子似的，憑着欄杆，用一對一對紅寶石般的媚眼，瞟着這欄外的秋光；忽然之間，它們同齊把幾對長耳朵搖了一搖，好像已經聽見了秋光召喚似的，立刻就撲朔撲朔的跳了出來。

張本之先生眼看着它們跳出以後，早已把剛纔心中的鬱悶，交付給柳葉的歡欣。接着，他又挨次的撬開了第二隻木箱，與第三隻木箱。在第二隻木箱裏面關着的，是第二次生產的五隻較小的兔子，那應該是剛纔自己撲朔撲朔的跳出去的弟妹。至於那第三隻裏面的二隻呢，——這一公一母的大兔子，便是它們的父母。

這五隻小兔子們，畢竟還有些幼稚的氣息。它們一看見開了箱蓋，看見自己的頭上融漾着明媚的秋光，它那若有知若無知的小小的心靈，便頓時顯出了活潑的姿態。它們都擡起了頭，張翕着鼻門，高聳着耳朵，閃爍着眼睛，在到處亂竄着，探聽秋光的氣息。——張本之先生看見這種情形，很理解它們的心情似的，立刻便提住了它們的耳朵，一隻隻的給他提出了箱外。同時，那兩隻大兔，早就骨碌骨碌的跑出來了。

兔子們在地上躍跳着。噉嚼着小草。它們故意打着圓圈，用長的後腿向這邊一跳，又向那邊一跳。它們也時常擠到一處，大家相互的用鼻子對着鼻子，嗅嗅各個的氣味。在這些兔子中間，張本之先生的識力，是幾乎一個個都可以叫出它們的名字來。譬如那全身都是白色，在短毛毛之外，再長着一身軟軟的茸毛的，——張本之先生說它的祖上還遺留有外國種血統的一隻，是叫做雪團；那和雪團一樣，但卻少去了茸毛的，叫小白；那全身烏黑，只在鼻上留着一條白線的，叫做小丑；而另外的一隻，因為是全身墨黑的緣故，叫做烏雲。這個時候，在這一羣兔子中間，最活躍的，也就是這麼四隻。因為那兩隻大兔，那叫做老白與月侶的，原來已做過幾度的父母，行動似乎比較沈着許多，更何況月侶的肚子這時正孕育着幾隻小兔子呢？至於那五隻小兔子呢，它們的行動，雖也活潑，卻總難免還有些幼稚的作風。雪團也是一隻母兔，但小白、小丑和烏雲三隻，卻完全是公兔。因此小丑和小白它們倆在活潑的跳躍當中，卻也時常用鼻子去追逐雪團的尾部的。而在雪團呢，好像當它們跳近來的時候，它也歡喜；但等到它們逼得太近的時候，又彈一彈後腿，一下子又跳得遠遠去了。張本之先生想着：「唔，雪團又快要做母親了呢？不是嗎？它們是在鬧戀愛嗎？它們還在競爭着呢！」

張本之先生忽然想起了自己過去的戀愛來。那個時候，坤雲，他現在的太太，正以校花的姿態，出現在他們的一羣青年同學當中；他，張本之先生自己，慕雲，沛雨他的兩個同學，都在不斷的向她進行着。有一天坤雲找他們三個同到法國公園聚會，說是要同他們談些心事。可是，當他們三個一碰到時，大家都是面面相覷的，不曉得要發生些什麼事情，更不曉得自己要說些什麼話。聞首，張本之先生，覺得心裏一酸，好像曉得自己要受死刑宣判似的，回頭就想走開。可是，坤雲，我們的這位皇后，那時他們都叫牠作坤，QUEEN的，卻打出特別嬌豔的聲音，在他的後面叫喊：「本之，本之！真是一隻可愛的笨豬；來，回來！誰吩咐你要你們在我面前決鬪？」他又一步一步的走了回去。「我要你們三個人，都同時陪我玩一下。你看，這秋光多好，多明媚！」她舉起一隻手來，向前面的桐葉一指，又輕盈的轉了大半個圓圈。他們的三對眼睛，同時就跟着她的手指向四週轉了大半個圓圈。是雨，這時的秋光，的確是明媚透了的。一片綠碧了的草地，草地的外面，是一派高潔梧桐。梧桐的葉子，已經一個個老得够結實了的，斜透着斜陽，重疊着影子，頓時給予人們以一種高曠超脫的感覺。連着這一排梧桐，又是一個草亭，在草亭的下面，卻護着蒼老的假山，和涓涓的一灣流水。再從這流水的前面，連接到他們站着的土阜上小亭子的側面，是一派金黃的，深紫

的，一個一個小圈兒似的波斯菊，好像越開越有勁似的，在秋陽中，隨着輕風的搖擺而閃光。「你們且多欣賞一下這明媚的秋光，讓自己的靈魂純化一下，我還有話對你們說呢！」她這樣說着，他們三個人同時「唔」了一聲，但在一會兒之間，他們發覺着自己在演滑稽劇似的，又同時會心一笑了起來。接着，她又說：「我曉得你們都很愛我，你們也曉得，我也同樣的很愛你們；但是，我卻不能這樣永久的愛你們，我應該愛你們當中更可愛，更值得愛的一個。我不是一個……咳，我該怎麼說呢？我總不是一個壞人吧！我願愛我的人，都是有爲的人，我不願因為愛我以致使他自已墮落，或是不肯振作。我得向你們宣言，你們當中，誰的成績最好，誰能考取了第一，我就嫁誰！」從那時以後，我們的張本之先生，就參加了這一次的競走。終於，他是成功了。「可是，」他又接下去想着，「我那一次的競賽可以說是勝利了的；但是，現在呢，我該怎樣競賽呢？我該對什麼人競賽呢？」他木然的站在那裏。

六

「這個傢伙，真是又可憐又可嫌的！」他忽然聽見院子的對面，那半開着的小窗裏面，同事老王的聲音。他想，這一批傢伙，總是一天到晚，噤咕噤咕，批

評這個，謾罵那個的；今天又批評到什麼人了呢？他還是當作無事站在那裏。

「他不是很自得的嗎，一個漂亮的好老婆，自己又在大學裏教書；我看他時常對着教務主任大聲的打着哈哈呢？」這又是一位剛來不久的同事的聲音。

「大聲的打哈哈，是喲！我也有時打哈哈的。」他立在院子裏暗想。「難道打哈哈也可以當攻擊別人的題目的嗎？難道要使別人對你印象不好纔算高明？」

「哈，老宋，你還不曉得，一個漂亮的老婆，就是他的可憐處，你看見了那太太了嗎，妖形怪狀的，眉毛畫成一線，胭脂搽得緋紅，走起路來，一搖一歪的。……唔，老林這個缺德的，他說張本之的老婆，給日本佬弄歪了屁股呢！」這又是老王的聲音。

張本之先生忽然聽見別人講到了他的名字，正好如被別人打中了一記對心掌似的，便不住的心裏發起抖來。他想起回自己屋裏去，但他的兩腿卻好像釘住了似的，老拖不開地面；他想大聲的和他們頂對一場，吵翻了算數，——責問他們怎麼可以隨便的毀壞人家的名譽，但心裏自己又在勸說，說這可犯不大着。

「這是說說的吧！那裏會有的事！」

「那裏，他自己也這麼說呢！他說，當××淪陷的時候，他自己不在那裏，一直等了三四個月，爲自己的太太擔驚受恐，這還不是事實嗎？而且，據杜子偉

的說話，說是千真萬確的，她在淪陷後的××，組織什麼婦人會，而在收復以後的報紙上，那一張自新團的名單裏，還有她的名字呢。」

「如果真有這樣的事，也只能說是權變；何況古來的西施，也曾爲國家民族犧牲色相呢！」

「你倒說她是民族英雄！」

「不是，她只能說是民族英雄，而張本之，那一隻笨豬喲，卻應該是民族英雄呢！」

「哈哈哈哈哈！」

張本之先生聽見了這一陣笑聲，好像原來已是麻木了的心靈，突然被一陣巨雷震醒似的，便三步兩腳的跳回了自己的房裏，倒頭就暈在自己的牀上。

自然，自己的房子裏，原來就是冷清清的。太太老是不在家，何況今天又是星期日。他覺得這一個房間，甚至這一個世界，什麼都是空虛的，寂寞的。自己一個人，正好像在大海中飄浮着一樣，什麼也沒有依靠。

他在牀上躺了一下，又突然的坐了起來。在那張木板桌子上，早晨吃了飯以後，幾顆跌在桌子上面的米，還留有那裏，另外還有幾隻蒼蠅，在那裏吮呼，幾隻小螞蟻，在那裏爬行着。至於那福州漆器的鏡匣子呢，也仍舊張在那裏，好

像輕輕的在對他訕笑。

「那是不會有的，那一定是他們造謠！」他極力的想把那件事情否認了，他想要在自己的腦中探索出一些過去的事跡，徹查否認一切的事實根據。他想著，當她從××出來，而他自己從××西去迎接，他們在明江旅館會合到的情形。那時，她對他表示得怎樣的親愛。「本之，這一次，我以為真的見不到你了！」她的中立刻滾出了眼淚來，「那一天，我們還在吃飯，突然，街上的人，一聲狂喊說是日本人已經進了城了。唉，本之，你又不在我身邊，你要我怎麼辦呢？」說到這裏，竟然呵呵的大哭起來。那個時候，他對於她這種表現，卻並不感到樣的興趣。第一，他自己正在計劃着怎樣養雞養兔的事情，他之所以老遠的跑回去接她，只不過因為自己是一個丈夫，凡是做丈夫應當這樣做的，他就這樣去做就是。第二，他覺得她的感情的突變，頗有些出乎尋常，——因為她一向對他的態度並不如此熱烈，所以也就並不感覺到怎樣的興趣。所以，在那時，他只是在冷冷的冷冷的在搶說着自己的發展生產事業的計劃。「在開始幾日，我只好躲着不出來喲！後來，秩序稍乎安定了些，他們在挨戶細查，他們問我是做什麼事情的。自然，我只好直說，因此……」她說到這裏，又是呵呵的大哭着。「算了，算了吧，這民族厄運，坤！你現在已經出來，我們已經重新相會；過去的

事情，不去管它吧，我們且來計劃我們的新事業。」便是這個樣子，她的過去的敘述，就被他勸阻住了。「難道她真有這樣的事情嗎？何以我當時會這樣的糊塗呢！唉唉！」

「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應該的！」他又接着在想：「這是件奇恥大辱的事情喲！呵呵！」他覺得頭痛，他覺得眼花。「我該問她去，我該和她離婚，……我該和老王他們交涉，不許他們任意的毀壞人家的聲名。……」他覺得頭痛，覺得眼睛發花……於是又躺在牀上。

七

張本之先生一覺醒來的時候，已經是正午十二點鐘了。那時，廚房的飯菜已經送來，而他的太太呢，卻仍舊沒有回來。他一個人裝了一碗飯，在邊吃邊想着；「我該和她鬧離婚嗎，別人如果問起來，我將怎麼說呢？我又將用什麼理由和她說呢？如果報紙上把這消息公佈出來，我自己的地位，聲名又將受些什麼影響呢？——唉！還是我自己的命運太苦了。命運、生活、抗戰，這不可抗拒，無可逃避的偉大的力量喲！——就說她吧，她又何嘗不可憐呢？唉唉，大家都是命運。——我的昔日的光榮呢，我的從前的理想呢？競賽競賽，我還是讀字典吧！

可是如今的社會，誰希罕你的字典呢？——改行吧，經商、囤積，自然是最好的方法；可是，資本呢？我的資本呢？關金券吧，關金券呢？呵呵，死路，死路一條！」他想着想着，早已把剛纔一肚皮的氣憤洗刷得沒有有些毫殘餘了。不過，他仍舊覺得頭昏，而在心裏充滿着的，卻已經變成一肚皮的頹喪與失望了。

他吃完了一碗飯，想起剛纔放出去的兔子們，仍舊留在院子裏，沒有收集回來，便沒精打彩的，一隻一隻的提着那些兔子的耳朵。突然，他聽見了外面的人聲嘈雜的聲音，好像是失火，又好像是打架。於是他把兔子的箱蓋蓋好，匆匆忙忙的走了出去。

在學生的飯廳的前面，通過院門，便是包飯作麻面阿興的篷廠。就是在這個篷廠的前面，許多看熱鬧的學生和兩三個無聊的同事，都聚集在那裏。張本之先生也帶了一副看熱鬧的心情，擠了進去。事情大概是已經過去了，阿興的老婆，還坐在地上有氣沒力的咒罵着：「沒臉皮的婊子，青天白日的同別人的丈夫在睡覺，還說沒有偷別人的丈夫，還要在那裏賴，真是不不要臉的婊子！」

「青天白日的，皇天在上，說話不能這樣含血噴人！」在這邊的人叢前面，另外有一個女人這樣的回答着。

這阿興的老婆，張本之先生是頗乎認識的，但這邊的這個女人的面孔，他卻

不大熟悉，他細細的看着，這是一個圓圓的面孔，兩眼充滿了血色，穿着一件白花洋布的短衣，兩臂露在外面，襯着乳房，顯出一身肥肉。

「阿興喲！你這沒良心的畜生喲！你把我打死了。你要扎姘頭，我的兩隻眼睛開着是不能讓你這樣隨便的。」

「是三角事件罷，兩個女的，一個男的。」張本之先生心裏想着，好像看戲似的用欣賞的心情看着別人的演出。「大概阿興包包廚，也多了幾個錢了罷！這麻子倒是要角呢！」他想。

「你再說，你再嚙嚇，我就打死你！」阿興原來是抱着手蹲在那石階上面的，突然又站了起來。

「你打，你打，你不打死我不是人。」接着她又用兩隻手在地上拍着，身子一起一伏的調起長腔來，「阿興喲！沒良心的天誅喲！」但阿興卻仍舊沒有走過去打她。

那個圓面孔的女人，站在一堆學生前面訴說着什麼。張本之先生也走近了去。「她自己偷人，她同門警先生軋了姘頭，阿興看見了，她徒賴着別人，這咬口舌頭的樣子！」

突然張本之先生的身邊，伸出了一隻又黑又瘦的手來，不由分說的「拍拉」

「拍拉」在那個女人的臉上打了兩個耳光。「還不給我死，回去；給我去死去！」張本之先生回頭時，這是一個將近四十歲的又病又瘦的男子，帶着一口浙江音，一身工人的裝束，樣子很像一個木匠。說着，他又把那個女人一推，她便向前跌了幾步。接着，他又追了上去，「快走，快走啊！」他又是那麽一推，她又是那麽一跌。那個女人，好像無可奈何似的，便一步一步的慢慢走了。而這裏看熱鬧的人呢，大家用眼光送走了他們之後，於是就有人談起話來。

「一個逃難來的木匠，是她的丈夫哪！」「看他的樣子，那裏能夠配得上他的老婆喲，無怪他的老婆不喜歡他！」「那麻皮阿興又有什麼好呢？」「有錢喲！」「這傢伙雖則又貧又病，卻倒是看丈夫氣的丈夫呢！」張本之先生聽着這些議論，仍舊還是欣賞演戲似的，默默的沒有說話。

那邊，阿興的老婆還在有氣沒力的調長腔，這在他人看來，好像已經完全是裝裝模樣，撒撒嬌嬌的樣子。但是這時阿興卻凶了起來。——這也許是因為他看到那木匠的做丈夫的威風罷，也許是因為他看到那個女人的被打而有些酸勁想在他自己的女人身上出一口氣罷，他也不由分說的走近到他自己的老婆的後邊，「拍拉，拍拉」的打她兩個耳光。可是，事情更其出於突然，那邊站着靜看的穿草綠色軍服的門警黃大元，卻聲色俱厲地走出來。「阿興，就是自己的老婆，打

死人也要犯法的啊！」這卻又把阿興震住了。

「這真是一幕悲喜劇，而且還是五角的呢！」張本之先生看得有些忘情起來，不禁這樣讚歎的想。

八

回到了自己房裏，張本之先生一眼又在太太撐着的鏡匣子當中，看到了自己的面孔。他覺得對於自己的面孔，頗有些厭惡，又是無聊的把自己的身子拋在牀上。「阿興比那個又病又瘦的木匠好，因為阿興比那個木匠有錢，」他在分析着這件三角的，不，五角的戀愛事件，「所以那木匠的老婆纔喜歡阿興吧！門警黃大元，又該比阿興好些了，所以阿興的老婆又不喜歡阿興而卻喜歡黃大元吧！」

「女人，女人，難道女人都是如此的嗎？——但是，男人呢？黃大元、阿興以及木匠，他們都有着三個不同的態度，唔，男人的態度……」張本之先生的思想，幾乎運思不下去了。「丈夫的權威，男子漢大丈夫，不管他是窮，是病，木匠的態度是對的，不過，最好，卻得有地位，有權勢，而且最主要的還應該有錢，唔，爬罷，努力，努力！我該找機會，我該往上爬……人家在抗戰中發國難財，一跳就跳到半天，……我，我……」

傍晚，太太回來了。

「到現在纔回來！」張本之先生說。

「太晚了嗎，有什麼事嗎？」太太逼着問。

「不，我只說……」

「只說什麼？」

「我說，我說外面沒什麼事，可少去些！」

「呵！你要我老坐在家裏是不是，你又要我回到廚房裏去，你又要管我？是不是？」

「不，只是有人說話……」

「說些什麼？」

「那倒可以不管，不過……」

「不過，你又想搭一搭丈夫的架子！」

張本之先生覺得無話可說。只是默默的站着站着。他想起上午聽來的那些同事們的閒談，他想把它說出來對着她發作一下，甚至於鬧他一次離婚；或者，便如中午時的看到的情形一樣，採取那個木匠對付自己老婆的態度，「拍拉」「拍拉」打她兩個耳光，吩咐她「你替我去死！」可是，這一切的說話，他卻只在心

裏想着想着，而一說到口齒之間，卻在那裏凍住了。

「我在外面跑，是爲着我，也爲着你！這裏的米，已經八百元一擔了，你這窮教員的生活，還想富一輩子嗎？你自己不肯出去活動，沒有本領活動，還要把老婆關在家裏！」

「唔，我曉得，我，我，……」

「你曉得什麼，你連自己的醜都不曉得。」

「我曉得。」

「那末，爲什麼自己不出去設法，卻要老婆替你在外跑腿呢？」

「唔！」

「告訴你，今天晚上，我已經和糧政主任約好了，在新中國大戲院看的篤班，糧政主任請客，也有你的。」

「啊！」他看着太太脫了衣服，又換上了在家裏穿的便衣。他曉得太太要洗澡了，就叫校工替她打洗浴水。

他太太在洗澡的時候，他一個人用一隻手托着頰巴，摸着鬚根，在院子裏似乎非常焦灼似的，踱着踱着。又不耐煩的打開了兔子箱的蓋子，用看着兔子來消磨這不容易排遣的時刻。太太洗好了澡，廚房已經早把晚飯送來。他一聲不響吃

了飯，他好像充滿一肚皮就要爆炸的熱悶，一聲不響的看着太太一聲不響在梳着髮。接着張本之便十分勉強的壓着自己的太太，鎖好了門，替太太拿着皮包和秋大衣，顯出一副不尷不尬的面孔，帶着一副莫明其妙的心神走了出去。

誘 惑

那一天下午，正是一個南中國四五月常有的熱悶的天氣。我從學校裏上了兩堂課回來，頭昏腦脹，四肢感得非常的疲倦，我一路正在想着，這樣半死不活的把生命拖延下去，究竟有什麼意義呢？一面，爲了收入不夠，想多教幾點額外的鐘點，稍可增加一點收入；一面又因爲功課教多了，連弄得沒有閒空的功夫，身體也就愈加困倦。

真是爲的什麼喲，所謂人生！

我走回了寓所，覺得心中正有一肚皮的憂鬱無處發洩；如果在幾年以前，我曉得，依我自己的脾氣，這時候的我的太太，一定就要遭些小小的麻煩了的；可是，在現在，太太的生活也就過得相當的清苦，燒飯，洗衣，到街上買小菜，閒空下來時補破衣破襪，再拖着七個月的肚子，你還能忍心把這些無名的怒火往她頭上撥嗎？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就原想在牀上躺他一躺，再讓心中蘊蓄着的鬱悶，往心中倒流回來，算是休養一下課後的疲勞，也就算了。

可是，這個時候，太太卻預先向我開口來，——那情形，倒有些像向我辦

什麼交涉的樣子。

「怎麼樣呢，你應該替我決定了喲，回去，還是不回去？肚子裏的小東西是不能讓你遷延的！」

自然，這些說話，我們不知已經談過多少次了。爲了自己沒有錢，覺得太太在這裏生產不方便，便想要她回到老家去；但回家去也要一筆很大的路費。如果有了這筆路費，那又不是和不去一樣了嗎？在以前幾次，我不高興的時候，我也會和她頂一頂的。那末，我的回答是：「問我嗎？」而我的太太呢，她也立刻就會用原話回頂我的：「不問你，問什麼人呢？『問我嗎？』說得那麼輕易！」接着，她就會嗚嗚的啜泣起來。於是，就感覺到空氣非常的沈悶，一直就不得下臺。可是，現在呢，我卻覺得連這些話都是多餘了的，只是沈默着。自然，這當然不是她的不是，但這又能怪我嗎？在這抗戰的時候。

我突然的想起，我該出去走走吧，這熱悶的空氣，這使人頭腦脹得發痛的房間！我一翻身從牀上跳了起來，順手拿着一根手杖，一聲不響的走了出去。

太陽已經斜西，但那照射在人們的身上的光，仍舊是熱辣辣的使人難耐。我沿着一條小路，一直走出了村舍的盡頭。這裏是一條狹狹的泥沙路，兩旁栽着楊柳與蔦蘿，留出了一片蔭涼的空氣。路的一面，慢慢的靠近山邊，是一個小小的

三角形的平原；依着這一條路，在路的另一邊，是一條四五尺闊狹的小溝，流水老是涓涓的成爲這一大片水田的灌溉大動脈。沿着這條小溝，由這條路上通過去，在靠近山邊不遠的地方，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大概在過去是一座什麼寺院之類的建築，如今卻已經改做什麼幹部訓練班的房子了的。這時，兩旁的水田裏，頭收的稻子，已經成熟，許多農人們，正在田裏忙着打稻。

我只是無神的在這帶樹蔭下踱着，也無心欣賞這些風景，腦子裏翻騰着一些莫明其妙的思想。

……太太的生產，家庭的負擔……這幾年自己的生活，別人的發國難財……教書，大學教授的身份，改行……生活的出路……自己從前的抱負……抗戰期間，咬緊牙關吃苦……太太的可憐……自己的不振作，沒出息……做官，王立民的發財……張仲和的神氣……

突然之間，我好像聽見有什麼人在後面叫我。

我停住了腳，回過頭去，看見一個穿草綠色軍服的人。匆匆的向我走來。

「是李祕書嗎？李祕書！你怎麼也在這裏呢！」

一口的湖南鄉音，使人覺得非常親切，但這究竟是那一位呢，我對着他那壓得很低的軍帽底下的面孔，用力的注視，但總想不起這人來。

「呵！李秘書不認得我嗎？」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坎似的，就把軍帽取下了來，有意的讓我細細辨認；但是，他卻不等我有什麼辨認的工夫，立刻就接着說：「我是張以忠，是張仲和，張參謀長的老家，我們在……」

不等他說完，我就搶着說道：

「呵！張同志！我們是在仲和家裏會過的——你老怎麼也在這裏呢？」

他伸手向前面一指，那就是這路的盡頭的舊寺院，現在改作了什麼幹部訓練班的屋子。

「我就在這裏，什麼工作人員訓練班。我是和吳楚湘同來的，吳楚湘，你還記得吧？原來也在戰區裏的，你老恐怕在張參謀長家裏碰到過的。——呵，好極了，我們竟然在這裏碰到。——怎麼樣，生活還好吧，在那裏高升喲？——呵，你是甚麼時候離開第×戰區的？——唉，我們也有好幾年不見了！」

這人的一大串嘮叨，幾乎輪不到我插嘴，說話。我想起來了，這傢伙也是個吊兒郎當的東西，在戰區裏的時候，曾經由仲和給他介紹到合作社做少尉服務員，可是，不久，就聽說有什麼不清白的事被辭了出來；但因為案情也不怎樣重大，而且那個主任在私人面上，和仲和有些交道，也就沒有什麼下文，此後，他就住在仲和家裏。

「仲和呢？」我說：「他還在戰區吧？」

「不，他在去年浙贛戰事以前，已經離開了；——他現在好哪，起碼就有一百萬。你曉得嗎？啊！剛在三四天以前，他經過這裏，還來看過我的。唉，我不曉得你在這裏，不然，他一定會來看你的。我曉得，在我們同鄉當中，他最看得起的，是你老。——唉，他現在好哪，起碼有一百幾十萬。」

張仲和的有辦法，我是早就在一個友人的來信中得知的，但數目字卻並不如同眼前這人所說的那麼大，不過，無論他怎樣的打幾個折扣，幾十萬總是有的。我心中只是這樣的想着，但還是沒有說話。

「怎麼樣？李祕書！」對面站着的這個張以忠，又開始說話了：「身體不大好吧！似乎比從前瘦得許多了呢？沒有甚麼病吧！」

不知怎麼一來，我的倔強的心，似乎被他刺痛了似的，心頭覺得有些酸酸的味兒了，眼角也似乎感到一陣潮溼，但我卻立刻忍住了，「我怎麼會在這樣一個人的前面露出自己的弱點呢？」我心裏想。接着，我就說：「沒有甚麼，瘦了點嗎？不過閒常也打打擺子，這閩北的鬼地方。」

「是喲，這真是個打擺子的地方。」張以忠又接着說下去了：「我也曾在這裏打擺子，可是撲瘡母星，瘡敵平，我一下就把它截斷了。這路道真損人哪，李

祕書，你得當心！」

「唔！」

「我在去年浙贛戰事的時候，一直到這裏，就打起擺子來，那個時候，我急於想回湖南去，時局又混亂，真是人心惶惶的，但給擺子纏住了，簡直沒辦法。後來，等到擺子好了以後，就碰到吳楚湘。他說，這裏的同鄉很多，他要在這裏活動一件事情，要我等着他，不必急急乎回去，我想了想，反正回湘去也得活動事情，就不妨在這裏等一等吧，以後——」

「以後就進了這裏的訓練班。」我覺得聽他的歷史，似乎有些無聊，便想打斷他的話頭，預備自己走路。

「以後就進了這裏的訓練班？不，沒有那麼快呢，——我在這裏等了一個多月，楚湘發表了，是縣政府的教育科長。那時，楚湘自己也是相當的氣，縣政府裏面，不管什麼建設科，財政科或是什麼糧務管理局，都要比教育科好，但現在發表的，卻是這樣的一個坐冷板凳的職位。他當時要辭職不到差，但他的介紹人，卻是死勸活勸的，說這是過渡的職務，等有好位置出來，一定先讓他。至於我呢，我本來是無所謂的，原來就不想在這裏攪事情；但是到這個時候，我的路費卻完了。我曉得楚湘這時也沒有錢，而且正在火上頭，要開口問他借盤川，也

顯得有些不識相。沒得辦法，我就也不置可否。後來，他到差了，我便跟着做了縣督學。縣督學，李祕書，你看我這老粗，也做了縣督學，你說笑話不笑話？」

他自己倒先笑了起來，而且帶着幾分虛偽的，張開口，仰着臉，頗有些像大人們在交際場上的乾哈哈！

我發覺到這個人相當的無聊，更不曉得他要這樣老朋友一般的向我陳述這些故事是什麼意思，我只微微的感到一些厭惡，很想立刻離開了他。大概，正當我這樣想着的時候，我的臉上已經露出了怎樣不正常的表情吧。

打過哈哈以後，他合攏嘴巴，低下頭來，突然用兩隻偵探一般的眼睛，盯住我的臉孔。我心裏一跳，「這傢伙莫非是一名什麼特字號吧！」但他卻立刻接着說：「李祕書，你老不是生病吧！我看見你的臉色發着青，你老還是到我們班裏去坐一坐，喝一杯熱水吧！」他指一指前面山脚的房子。「唔，」我心裏想「這傢伙真想來這一手嗎？」但是，我口裏卻回答他說：

「我沒有什麼，只是有點頭痛，——我是原來因為覺得有些腦脹，纔走出來散步的。好吧，不來打擾了，下次再到你們班上拜望。」

「拜望不敢，李祕書總是這樣的客氣；我們同鄉，能够碰到了談談也是愉快的。」

我正想往回走的時候，但他卻又突然的趕上一步，說：

「呵，李祕書，你老在那裏恭喜，我還沒有請教！」

「我在那邊大學裏教書。」我指一指學校所在地的方向。

「是某某大學嗎？」——你老就住在大學裏面嗎？我來拜望你，我來拜望你，我到大學號房裏就可以問你老嗎？」

我有氣沒力的點了點頭，又在喉嚨底下「唔」了一聲，就往回走了。

我一路走着，腦子裏好像是空空的，又好像是填滿了什麼東西似的，想起自己以前在戰區裏任事，覺得什麼也看不慣，什麼也過不慣，就離開了那邊，轉到這邊來教書。開始，總以為教書總比較合於自己的理想些了吧，但是，每和各個同事談話，還是同樣的覺得苦悶。生活困難，這雖然是現階段的文化人所同樣受到的苦痛，而自己所受到的似乎要比他們更深一層。學問興趣，在這樣的一個偏僻的地方，非但找不到一本書，甚至於連打不起這一種精神；同事之間，似乎大家都在敷衍功課，目的只在領薪水，要談學問似乎連可以談談的人也不大容易找到。別人的心情，究竟是怎麼樣子，固然難以猜測，但看到他們對於薪水的多寡，物價的高低等等談得那麼起勁，那麼有興趣，也就可以想像到大半。在這種地方，說是他們仍在對於學問的彷徨與等閒而感到苦悶的，恐怕也沒有一個人會

比自己更加深切。而尤其是，這樣的生活着，只是把一條命吊住了，既然吃不飽，但餓也不餓死，這樣的半死不活的活下去，究竟有什麼意義呢？而現在，雖然明知道這樣的活下去是沒什麼道理的，但一個家庭，正如蝸牛背上馱着蝸牛壳一樣的家庭，卻逼得你非如此活下去不可。教書吧，做什麼參謀祕書之類吧，以自己的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性格，這樣的態度，那是無論如何也弄不好的。在同事們的閒談中間，也時常說起了改行的話，而且，有些同事，竟然也羨慕起我，懷疑起我來，說我竟然能在某戰區當祕書，竟然又不肯當戰區的祕書而到大學裏來教書。自然，在戰區裏做事，要是能够利用一點地位，有一點本錢，昧一味良心，趁機會做他一筆兩筆生意，如同張仲和他們一樣，那也不是不可以的；但自己畢竟做不出這一手，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本來，關於這些問題，自己也會經一再思索過的，在這抗戰期間，我們這種受過高等教育的智識分子，一個國立大學的教育工作者，如果自己不咬緊牙關，決心吃苦，那就根本不必說什麼指導青年，轉移社會風氣。但是，現在，連自己的老婆的生產費，都覺得無法負擔，這還該怎麼樣呢？

我還是頭昏腦脹的踱回到宿舍，覺得一身黏巴黏巴的汗絲。太太已經不在房裏，想來是已經到廚房裏去燒晚飯了。我脫了襯衫，留着一件貼身的背心，一屁

股就倒在牀上。想起太太也真可憐，抗戰一抗，就把她抗到廚房去做老媽子，自己早就有些對她不起。何況如今還拖着這七個月的身孕，在這樣熱鬧的南中國的下午，一個人要築灶下忙到灶頭，而且，再是兩個月，她就要生產了，而在那時，卻正是六七月的天氣，照理，在現在的時候，就應該僱一個女傭了的，但因為她的去留問題，尚未決定，所以廚房裏的一切，還不得不由她一個人去忙碌着。

我一下坐了起來，想到廚房去看看她，幫幫她的忙也是好的。但我又立刻想起剛纔頗乎帶點氣憤走出去散步以前的情形，心裏又餒了下去。假使她仍舊問我這個問題，我將怎麼回答呢。因此，我又躺了下去，一直就在牀上躺着。後來，因為天漸漸的暗下來，蚊子也慢慢的在到處猖獗着，我就索性把帳子放了下來，一聲不響的躺在牀裏。

太太燒好了晚飯，看見房裏的帳子是放着的，倒突然吃了一驚。她打開了帳門，「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把我嚇了一跳，我以為你還沒有回來呢。」

「唔！」我輕輕的回答。

「怎麼樣？你生病了嗎？那裏不舒服？」

「沒有什麼，只是有些頭痛。」

她呆了一呆，好像在考慮着我是否真的頭痛，還是故意說作頭痛來搪塞搪塞她似的，但是這只是我自己的揣摩，她是不會這樣想的。

「晚飯燒好了呢！」她說：「能够起來吃一點嗎？」

「唔，我起來。大芽子呢，大芽子回來了嗎？」

「早回來了，帶着小的出去玩呢！」

「唉！」我坐了起來。

「我去找孩子們去，」一走出了房門，她就高聲的喊：

「阿明，阿明！」接着又聽見她自語似的說：

「不曉得玩到那裏去了！」她又轉過了前面的院子。

「阿明，帶妹妹回來吃飯！」

這一種生活，我想，非但她過不慣，真是想也有些不忍想的。有些時候，她的牢騷，她那種怨天尤人的態度，真是也是難怪的呢！

在廚房裏，她已經裝好了飯在等着我了。我曉得她也曉得我的苦悶，但她自己又何嘗沒有苦悶呢？不過，她在感到苦悶的時候，她倒可以向我催問；而我呢？我卻去向什麼人催問，向什麼人發洩去？我一聲不響的在吃着我的飯，而她呢，卻在給小的女孩子夾菜，給大的男孩子裝飯，還是忙這忙那的。小孩子們見

我在板起一張臉吃飯，他們的母親也沒有什麼很好看的臉色，都懾手懾腳的捧着一隻碗不敢響動，空氣非常的沈悶。蚊子在四週飛舞，腿上身上時常被它打鑽一般的釘得痛。一個家庭，這局面竟然過得這樣沈默和淒涼。

我又想起老家的年老的母親，以及在祖母身邊的兩個孩子；家鄉雖然有那麼一點點薄田，但年老的母親，是無法經營的，何況，自己的兩個孩子，又交給了她。而如今，太太的第五個的孩子又要出世了，還要讓她帶着身孕，去依靠老母，分吃她的薄田，加重她的負擔與麻煩，這難道又是應該的嗎？我覺得一切都應該由我負責，她們，自己的母親，妻子，以及兒女們，這又有何辜呢？尤其是對於眼前的太太，我不應該這樣的沈默着，傷了她的心。

「我剛纔踱出去散步，碰到一個同鄉，張仲和的老家，」我用閒談說故事的方式開始，很想打破一些這沈悶的局面。「他說，仲和已經攪到百多萬了呢！」

「人家就有這個本領。」

「還不是發國難財！」

「發國難財總比——那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呢，現在該很好了。」我曉得，她原來是想說總比我這窮光蛋，連自己的老婆孩子都無法維持的人好些的；但一轉想到我的神氣，於是又把話頭轉變了。

我呆了一呆，仍舊淡淡的回答：「當然很好囉！現在在什麼地方，我可沒有問，聽說前不久幾天，還經過這裏的！」

「總在這一帶附近吧，他還不是靠着戰區的名義在這一帶做生意。」

我「唔」了一聲，我曉得她的意思，是頗有些埋怨我離開了戰區的措置似的。好像要說：「人家就能有那麼一手，而你呢，有機會給你，還是不能做。」我似乎聽見她心中說話的聲音，自己心裏倒也頗想那麼頂她一下：「偷雞也得有把米。你要做生意，本錢呢？何況弄得不好，你的腦袋也會搬家的，真是不識時務的女人，你也想發國難財嗎？」但是，我轉念一想，覺得這樣頂她，也沒有什麼意思，於是又把話忍住了。

「你和仲和的交情，在戰區的時候，也不能說差。」她又輕輕的轉成了較為柔和的語調說：「他現在既然這樣好，我想，倒不妨去打聽打聽呢！」

「請你不要打這個算盤吧，而且，現在要打聽也無從打聽起。」

「你今日碰到的他那位本家，總在這裏的吧！」

「我也沒有問他住在什麼地方。」我不曉得怎樣的腦子一轉，立刻就在太太面前撒了一個謊，斬釘截鐵的給她回絕了。

廚房裏的空氣，仍舊非常沈悶，我和我的太太之間，似乎仍舊隔得遠遠的；

我曉得，我們的眼光，大家都在相互的迴避着，誰也不敢去看一看誰的眼睛。我放了飯碗，走了出來。天色已經完全暗下來了，我想起明天上午第三四時還有兩小時的功課，便走入房間裏翻了翻講義。房間裏的蚊子可釘得要命，一盞搖搖擺擺的茶油燈的燈光，也絕對不能讓人做什麼事情。

外面院子裏，正有許多同事，在黑暗的天空下談天，大家都是嘻嘻哈哈的。我掩了講義，也走去參加了他們的閒談。

天空是一天星斗，微微的涼風在鼓蕩；中午以後的那種熱悶的局面，完全被這陣陣的涼風吹散了。我加入這批同事們的笑聲中，也完全把胸中一腔的苦悶吹散開去。

這時，他們的話題，正集中在一個擔任合作經濟又兼任了學校合作社經理的同事身上，說他故意裝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而內裏卻是不耍臉儘量揩油，說他怎樣的打着一副不顧廉恥的哭喪面孔，硬要向社裏討什麼特別辦公費。他們每講一句話，大家都是哈哈的大笑。

我聽聽不感到什麼興趣，又一個人踱回到房裏，想起另外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便去弄了一盆冷水來，抹了一個身，鑽入帳子裏。

不知怎麼的，我躺在帳子裏，老是睡不着。大孩子在燈下做算術，太太在打

鞋底，小的女孩子也早睡覺了。房間裏是沈靜的，我從帳子裏，偷看燈下的妻兒的面孔，覺得都罩上一層慘暈，凝重的空氣，壓住他們的週身。我閉了閉眼睛，眼前是一團紫一團紅的霞彩，而這些霞彩又在不斷的飄散，不斷的變幻。我揉了揉眼皮，又打開眼來，眼角又飛散出許多的流螢。

一會子，家裏的老母，留在家裏的兩個小孩，太太，未出世的孩子，汽車站的擁擠的旅客，醫院裏產婦房裏的醫師與護士，課堂裏的學生，會計室的職員，許許多多熟識或不熟識的面孔，又同樣的在眼前亂動亂幌，我把精神振了一振，用力的搖動一下頭部，好像想把這許多黏住視覺的形象搖掉似的。張開眼來，又看見帳子外的一簇黃黃的茶油燈光，以及燈光下她那一副黃瘦而憂鬱的臉孔。

生活，金錢！唔！還不如打聽打聽張仲和的地址，去借一筆款子來吧！我想起了太太的意見。是的，看着過去朋友的面子，在這抗戰期間，寫信去借錢，總不算丟了什麼臉吧！而且，事實上，也只是幾千塊錢的問題，在他們有錢的人看來，還不是水牛背上的一根毛？好，明天決定去找一找那個張以忠吧！

大概就因為這樣的心一安，也就不曉得在什麼時候就睡着了。第二天醒來，太太早就起來，到廚房裏去燒洗臉水了。我把昨夜決定下來的事情，似乎已經忘掉得干干淨淨，一切正如平時一樣，吃了早粥以後，我在翻着今日要上課的講義，

太太正在收拾着昨晚換下來的小衫褲，準備到外面去洗滌。

正在這個時候，門房拿着一張名片，後面印着一個穿草黃嗶嘰軍裝的軍人，走了進來，我接住名片，眼已經看到後面跟着的軍人，那便是昨天在路上碰到的張以忠。我趕忙去招呼他，他又和我的太太打了招呼。我看看他今天的裝束，完全和昨天不同，也完全和以前在某戰區的時候不同。皮鞋，腰帶，以及軍帽，都配得相當齊全，特別是皮鞋，可真擦得可以照人的。

他把軍帽放在桌子上，「我今天特別來看看李祕書，上午不要上課吧？」

「沒有什麼，要到十點鐘纔有課呢？」我看看手中剛纔門房交來的名片，中間是張以忠三個大字，上面是某某鄉鎮工作幹部人員訓練班組主任兼少校教官一大串頭銜。他好像有什麼話要說，卻又未曾說出。我說：

「近來生活很好吧！」我想一個支少校薪的教官，總是相當的清苦的，但看看他這副「行頭」，卻起碼是將字號的派氣，「你們縣屬機關的生活津貼怎樣呢，一擔米還是有的吧？」

「有是有的，只有九十斤，但無論如何，總不及你們大學吧！」

「我們大學裏是吃不飽，餓不死的；我們都是難民收容所裏被收容的高等難民，連薪水津貼，米貼，還不到兩千塊錢呢。」

「另外沒有什麼了嗎？」張以忠好像連不在乎這個數目似的，「那的確很，很——」

我曉得他在想一個適當的字眼，但我卻就接着說：

「當然是很苦的，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辦法是有的，只怕你老不願意！」

「那還有什麼不願意的！」我的太太忽然插了進來，態度裝得非常之正經的樣子。我把她盯了一眼，但並沒有說話；想起昨晚決定向他打聽張仲和的計劃，一種矛盾的心理，壓上了心頭。

「願意，怎麼不願意呢？」我說：「只恐怕也不見得容易，尤其現在找事情。」

「現在正是一個機會，我們的幹訓班，吳主任，吳楚湘的調任令已經下來了，新任的可沒有決定。只要你老肯幹的話，你老寫一個信給王立國，他在省裏當什麼幹事長，你老同他想來也有相當的交情，只要他寫封信給這邊的縣長，那就沒有什麼不成功的。至於內部的事，一切由我負責就是。」

我只是因為我的太太的插話，也就這樣無意的蕩上一句，卻料不到對方似乎早就爲我計劃着一個周詳的計劃了的。

我呆了呆，心裏想：「倒也不妨順水推舟下去吧！」於是就說：

「就是訓練班的主任！這又有什麼意思！——每月經常費有多少呀？」

「經常費只有兩千幾百塊，那不在乎！李祕書，我以為你老是讀書人，對於這一方面的事，還不大清楚。現在機關裏做事，可不管這機關的大小，問題是你抓不抓到權，是否獨當一面。這裏沒有外人，你老是同鄉，又是仲和和我所敬重的人，所以不妨實說。楚湘在這裏攪三個月，他攪到念幾萬，李祕書，這瞞不得我，我是一五一十，都知道的。老實說，他的心也似乎太狠一點，只有三個月吶！要是心平一點，每月弄他三萬四萬，現在還不是他繼續的在幹？所以，李祕書，只要你老肯寫信，這邊的事情交給我；事情成功了，一切由我向勸，每月兩萬塊錢的生活費，你老向我要好了！」

這事情可有些太詭秘了，而且也頗乎動聽。這簡直是我平生聞所未聞的事情吶！我真的有些聽呆了，我斜眼看看我的太太，我只看她眉毛一豎一豎的，好像在驚奇，又好像在欣喜。

「我真有些不懂。」我說：「而且你也未免說得太容易了吧！……每月這一點經常費！」

「不懂？」張以忠驚奇的問，在目光中透露出來的意思，好像說你真個書呆

子，你也在戰區耽過些時候的，你不必裝傻吧！

「我真的不懂！這每月兩萬塊錢那裏來的呢？」

「米，米喲！」他好像發起急來的樣子，「照班裏的規定，每人每日自帶食米二十四兩……」

「這一批受訓的幹部，這一批鄉下人，他們難道不要吃二十四兩米嗎？」我真的頗乎感到一些興趣，倒很想找出理由，一下子便把他駁倒似的。

「是的，他們每人每日得吃二十四兩。」

「那還有什麼油水？這又不是女子學校，又不是初中或者小學學生，他們都是壯丁了！」我幾乎自己笑了起來，覺得自己已經找到了不可搖動的理由。

「呵！」他看見我這種態度，似乎有點兒窘，也有點兒急。「比方說，每一期調訓的學員，規定的名額是四百名，而我們在班受訓學員的實數，每每只是一百幾十到兩百人，而他們，當在入班受訓的時候，三個月的食米卻是非繳足不可的。」

「呵！」我似乎領悟了一些，但又仍舊並不十分領悟的說：「可是，他們不到的，是否發還呢？」

「那當然不發還。」他爽氣的說：「每人每日一斤半，照市價，每斤五塊

錢，那末，每人每日就得七元半——就照七塊算吧，一百個人，七十，七百，每月三七兩萬一，如果是平均兩百個人缺席，那就每月四萬二。」

「可是，他們繳米，爲什麼不來呢，你們班裏不是都限他們要到的嗎？」

「那，那自然有辦法。」

「我總還有些不大懂，你要他們來，要他們繳米，他們既然繳了米了，又爲什麼不來吃了去。」

「你要曉得，他們都是不高興受訓的喲！他們來請假的時候，只要批准了，不就算了。」

「如果他不請假呢？」

「一定要的，而且自然會來請假的。就是不來請假，我們也有法子叫他們來請假的。」

「你要向上呈報呢，如果上峯有人來查看呢？」

「那都不成問題。」

「呵！」

停了一停，張以忠在會心的微笑，我的太太在驚奇的羨慕，我看看他們的臉色，自己心裏在思索着：社會上的事情，真是百行百行當，這樣的一個小小的訓

練班，竟包含着這許多聞所未聞的內幕。

「所以，李祕書！」張以忠接着說下去；「這些事情，我知道你完全不清楚，——但是，只要你完全交給我辦，我，——」

「那末，前任的主任，吳楚湘，他又怎能在三個月內攪到幾十萬的呢？就是依你算，也只有三四十二，十來萬喲！」我又像有什麼新發現似的，還要探聽一個究竟呢！

「嘿，嘿！」他先淡笑了兩聲：「這也有他的辦法。反正，我們是同鄉，你也可以說是我的老上司，我對你完全的說了吧！」

「唔！」

「譬如說，你要調一個鄉長，或是一個什麼地主來受訓，你說他在受訓的時候，將要怎樣嚴，怎樣受拘束，怎樣的不能請假出外，但是，他們都有他們的事情。他們非但不高興來受苦，他們在他自己本地方，還有他自己三個月的收入。那個時候，他們也會打他們的算盤，假定是一個鄉長吧，他這三個月在外面，又可以撈到了多少的油水；如今，說是送你一萬八千，或是二萬三萬，就可以報個名算了的，他們的算盤上又何嘗是不合算的事呢？譬如，楚湘這一次，就硬要調商會會長來受訓，而一開價，便是五萬元。還有，你要明瞭，這些老百姓，他們

對於這訓練班的意義，也是不大清楚的。他們都說，說是受訓三個月以後，就各自可以回去的話，只是一句謊話，事實上，在受訓三個月以後，是要調到前線當壯丁的。你想，這樣一來，他們還能來嗎？他們有錢，這還不把錢送過來嗎？不過，這手段，是要看人來的，楚湘這一次的毛病，就出在商會會長的身上。他當時如果稍乎和軟一點，那還不一直幹下去。」

「啊！」我說不出另外什麼話來。

「李祕書，這是我和你兩個人的私談。因為你，我不客氣的說，教書總是清苦的；而我，我對於上面的關係，也比較少。我昨天在路上碰到你，心裏就想着，這是一個機會，而你又是再好沒有的人選。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想這事情是須得趕快和你談談。」

我覺得，對方這樣直截痛快的述說，而且，又簡直是蒙他的厚意，一時之間，真不知要回答些什麼話纔好。

「你覺得怎樣呢？李祕書！」

「我想，容我再考慮考慮吧！」我把眼光移到我太太的臉上。我曉得，我的太太是已經聽得入神了的。這時，我們的眼光一經接觸，我就完全了解她的意思，她是完全贊成而且有些心動了。可是，我總覺得事情不見得就這麼簡單，這

其間一定還有許多問題。我想，我第一個應該警覺我的太太，再，第二，不妨試探試探張以忠。

「那還有什麼可以考慮的呢？」我的太太插進來說了，「張同志，張教官不是說昨晚已想了一夜了嗎？」

「事情那有這麼容易的，假定王立國不賣這個面子，假定另外還有什麼大來頭，這還不是白丟醜；何況就是成功了，如果結果弄得一個不得下臺，出了什麼毛病，那是要坐牢的，或者，弄得不好，不砍了頭纔怪呢？」

「其實，這些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李祕書當然想得很週到。不過，第一，時機不可錯過，楚湘免職的命令剛纔到，省裏也不見得有人，倒是應該趕快決定；第二，只要楚湘能够幫忙，我想，那也絕對沒有問題；何況我們自己還可以多多的留心喲！再說吧，楚湘那邊他既然幫了忙了，我們也得向他打打交道。現在的政治機關，李祕書，這也是一句實話，我不說，你當然也明白的。」

張以忠說了以後，我的太太又立刻接着說道：「我想，未青，立刻就決定吧！」這就好像他們早在事前已經商量好了似的，她也幫着張以忠在催促了。

「你，小廷，你多嘴什麼哪！」我不曉得怎麼樣的，忽然心裏一轉，便對太太大聲的斥責起來，「這些事是不能由你出主見的！」

「我並沒有出主見呀！我在催你快點出主見呢！」

「要我出主見，你就不必多嘴！」

「你還是教你大學的書吧！這樣吃不飽餓不死好！未青！我說你這是死了不知死！」

「你，小廷，這叫什麼話！」

張以忠坐在我們的旁邊，看着我們夫婦這樣的鬪起口來，他只是抽着香煙，一聲也不響。

「我，我說，你這是什麼……張教官，他在好意替你想出路，你倒這樣大聲大氣的……」

突然之間，張以忠立了起來，丟開手裏的煙蒂：「我先走了，李祕書，李太太，這事情是應該慎重考慮一下的。」他拿起軍帽，又用一隻手鬆了一鬆腰帶，但卻沒有立刻就走。

我曉得他的意思，好像你們夫婦間的爭辯，由你們自己去和解吧，但是，我將在什麼時候來討回信呢！

「對不起，張同志，」我也立了起來，勉強的現出一些笑臉，「我們夫婦間常是如此的，好在你張同志也不是外人。」

「那有什麼關係！那末，你兩位再好好的商談一下吧，我，我什麼時候來討回信。」

「不，我到你那裏來吧！」我說。

「到我那裏不方便，還是我來吧！」

「好吧！」

「那末，什麼時候，要快一點！」

「下午，四點鐘吧！」

「好，下午四點鐘。」

他戴上軍帽，我送到門口。我對他點點頭，他卻規規矩矩的行了一個軍禮，又是一個向後轉，於是皮鞋嚓嚓嚓的走了。

我回到了房裏，一眼看見了太太，便覺得一肚的火。

「你算什麼哪，這事情可以這樣隨便的！」我說。

「別人替你想得那麼週到了，你還不爲你自己打算。」

「你曉得什麼，你！」

「我曉得一個大學教授，養活不起自己的太太，養活不起自己的小孩子！」

「你們現在是餓着過日子嗎？這叫做什麼話！」

我真的發起氣來，恨不得就把她拖來重重的打兩個耳光。

可是，這時候，我的小女孩走進來了，手裏是一手的泥，臉上是一臉的泥，衣襟上面也是一衣襟的泥。說起這孩子，那也有些可憐；她的媽媽，一向是不大歡喜她，不大帶領她的。而她呢，也就這樣，總是一個人出去，在前面院子裏，和同事的小孩玩。這個時候，她大概在外面水溝裏跌了一交吧。但是，她照例卻是不敢哭的，只是眼睛一眨一眨的跟跟跄跄的舉着兩手，好像立刻就要哭出來的樣子。

我的太太看見了，她立刻走了上去；「小鬼，你，你尋死了嗎？」順手就是劈拉劈拉兩個耳光。在她，好像一切抑鬱都在這女孩子身上發洩了似的，但是她，這女孩子，卻是光着兩眼，看看我，又看看她的母親，而後，好像什麼都忍不住了似的，便呱呱的哭了出來。

該是上課的時候了吧，我忽然靈機一轉，立刻就挾着我的講義，走出了房門。這樣的家庭，這樣的生活，我好像逃出了什麼罪孽的深坑似的，讓孩子的哭聲，和太太的一股怨氣留在那裏。

到了學校，看一看時間，第二課還剛上課不久，教員休息室裏，一個人也沒有。這裏的早晨的天氣，是比較的涼爽的，再加這房子相當的深邃，外面又聳立

着兩枝扶疏的大樹，坐在那裏，也就感得非常的沁人。我把腦子靜了下來，對着檯上的兩支零星的粉筆呆想。

——自己從抗戰以後，纔匆匆的由日本渡海回到了中國；想起自己抗戰以前在日本所觀察到的，以及自己親身感受的一切，便覺得在這個大時代裏，一個讀書人要報效國家，除了直截走上前線，便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因此，就因為朋友的招呼，也就踏上了戰區的前線。可是，這不知是因為自己尚有一些讀書人的脾氣沒有脫掉呢，還是因為自己過不慣軍隊裏的生活，對於那裏的一切，實在有些看不過眼，感到生活不大合適。我雖則用力的忍耐，用力的想改變自己，使自己能對各方面都感覺合適，使自己的工作感得更有意義，更能發生一些於國家民族有益的力量。但是，這個努力，結果還是茫然。我曾經從祕書室轉到政治部，又從政治部轉到祕書室，但結果還是使我覺得所學非所用，倒不如找一個學校，對青年們講些我自己所學過的東西，為己為人，還比較實際而有益得多。自然，在這一個時代裏教書，原是拚着吃苦的決心來的。在事實上，不是已經有許多教育工作者，原來是教了很久很久年書的了，但如今卻也有因為耐不住這窮困的生活而改了行的？而我自己呢，雖說這教書原來是自己的本行，但事實上卻反是從另一行改過來了。想起在二年以前，接到了這裏的聘書時的心情，真是充滿了一

腔的喜悅。誰知道了如今，這生活的壓迫，卻不斷的加緊起來，僅靠這麼一點的薪水的收入，已經是無論如何也不够維持像這樣的一個家了的。

——想起了自己的太太，覺得她也有些可憐。她畢竟沒有讀過多少書，有些事情，一個男人，有時也會覺得受不住，何況是她？我自己到日本去，一半還是受了她的資助；雖然因為她的關係，我每年暑假得回國一趟，但這些錢又何嘗不是用了她的？如果她是另外一個女人，那就不見得會有這樣的氣量吧！近年以來，她的性情，自然是改變得多了，時常煩躁，時常在說話中間，和自己衝突，但洗衣燒飯，補破衣破襪，帶孩子，養孩子，一個人忙進忙出的，弄得面黃皮粗，還不就是她嗎？

——唉，這一個時代！知識份子的運命！

——這什麼幹訓練班的主任，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幹的；我得說服她——突然的，外面警報聲嗚嗚的吼了起來，接着學校裏面，是一陣緊急的鈴聲。本來在各個教室裏上課的學生，一剎時就散了出來，院子裏，走廊下，大門口，旁邊的幾扇側門，儘是慌慌張張的人羣。我挾着講義，跑回宿舍，看見太太已經抱着我那女孩，向外面匆匆忙忙的逃避。這女孩子，今年該是四足歲了吧，但現在，卻由一個拖着七個月身孕的母親，抱起來逃命。我心裏一酸，立刻加緊了脚

步。

我跑到她的身邊，把女孩子接了過來。

「慢點不要緊，何必自己拖着肚子，還要匆匆忙忙的抱她。」我說了，只聽見她輕輕的歎了一聲，好像纔得了一些安慰似的，把脚步放慢了，跟在我的後面走。可是我卻一直聽着她在急迫的喘氣。

「大芽子學校還沒有回來吧！」

「唔！」

「那末，我們就在這路邊等他吧，不必跑遠了！」

「唔！」

我把女孩子放在地上，「如果飛機來了，我們就轉出這邊牆腳，在那邊田岸上躲一躲吧！好在這一下雖然常有警報，飛機卻好久沒有來了。——我自己就在這牆邊蹲了下來。」

「未青，我這生活過不了！」突然，她倒在我的懷中，嗚嗚的哭泣起來。這可把我弄得沒有辦法，不知怎樣一來，我覺得自己的眼眶也是潤溼的。「不要這樣吧，逃警報的人很多，」我撫着她的頭髮說；「看見也不大好。」——她似乎哭得更響了些。

「這生活過不了，也得過的喲！這種時代，我們又有甚麼辦法呢？」

「你還是弄點錢把我送回去吧！」

「有了錢，我們在此地，不也一樣的生活嗎？問題只在我們如今沒有錢。」

「那末，這一件事情，張以忠說的這件事情，你又怎麼呢？」

「小廷，你講到這些話，啊，我也覺得非常的對你不起。」我極力的把自己的感情調整得柔和些。「小廷，對於這個問題，我已經細細的考慮過了，不管這件事實性怎樣，真的有沒有這許多收入，不管這事情是否可能？寫信給王立國能不能發生效力？但是，小廷，這是我們所不應該做的，莫說將來出了事，下不來臺，陪着人家去進監牢，不大合算；就是去做了張以忠那樣的人的擋箭牌——他如果不會有些好處，也不會這樣的起勁；所以，我們要是做了他的傀儡，讓他從中揩油，也不見得合算。老實說，小廷，那個張以忠是個怎樣的人，你能相信得住嗎？雖然一見面，他倒充滿着我們湖南人的直爽與熱忱。」

忽然聽見空中的飛機嗡嗡聲，自然這聲音還是遠得很的，這可能是過境的飛機。但是，我們卻不得不躲。我抱了身邊的女孩，於是就沿着這牆腳，走出外面的田野，我們就在就近的田岸上蹲了下來，預備萬一飛機來了，就伏在田溝裏。

「大芽子還沒有回來！」她說。

「他總會跟着學校裏的先生們去躲的吧！」

「唉，老是使人牽掛得要死！」

我們靜了許多時候，我能聽出她的心口的跳動。但飛機始終沒有更響起來，而那嗡嗡的聲音，過了些時也就沒有了。這自然是過境的飛機，不曉得從那一隻角的天空又飛往那一隻角的天空去。

我說：「飛機過去了，又不曉得那一個地方，有多少生命要遭殃呢？」

「唔，不曉得又炸了那裏！」她舒了一口氣，這樣輕輕的回答。

「所以，小廷，我們得堅強些！」我說。

她勉強的點了點頭。

警報解除了，我們走回了宿舍。

「唉，又要燒飯了，」她又匆匆忙忙的走到廚房去。

「好，我來發火吧！」我也跟到了廚房。

「你去吧，還是讓我一個人來。」

「不覺得苦嗎？」

「怎麼不苦，那還待問？——你不是說要咬緊牙關？」

我簡直接應不下去，不曉得應該回答一句什麼話，只是重複着一句「咬緊牙

關」。而在這時，我自己的情感，又好像把自己諷刺一下似的。

「別人可並不咬緊牙關呢！」

「是呀，正惟別人不咬緊牙關，我們纔該咬緊牙關呢！」我似乎自己在苦笑，又似乎自己很堅決很有把握，看着我的太太。

墟期

上

這是一九四〇年五月中間的東慶墟的一個墟期。南中國的大太陽，到處照得閃光耀眼。

阿桂仔手裏拿着一個小籬斗，從黑暗的屋子中走了出來，屋外的耀眼的陽光，就攝住他的全身，鑽入他的鼻孔，不曉得怎樣一來，——當他還沒有看清楚前面的街道，和街道上有些什麼人在行走的時候，——便覺得鼻孔裏一癢，不禁「阿嚏！」「阿嚏！」的接連打了三個大噴嚏！

他幾乎呆住了，眼睛也是閉起來的。但等到他在兩個噴嚏中間將眼睛開開來時，在他的眼角上，似乎閃過一張熟悉的面孔的影子，正從他的身邊走過。他再接着打了一個噴嚏，把眼睛睜開來一看，喲，這在他前面走過的人，卻不是溪頭保的丁保長嗎？

「小鬼，你弄什麼鬼喲！」丁保長回過頭來，用手摸着他自己的臉，死盯住阿桂仔的面孔。

阿桂仔曉得自己的噴嚏水已經有些飛濺到了保長的臉上了，自己暗裏好笑，但就索性裝作不知道似的，低着頭向前溜了過去。

但是，「阿桂仔喲，阿桂仔！」這叫聲卻從他的後面響來。他細細的一聽，這卻不是丁保長的聲音，倒是他的媽媽在門口叫他。他站住了，看見她打着一張哭喪的臉，不曉得爲的什麼。

「你拿了錢去嗎？這樣不當心的！」她把手裏的一張鈔票遞了過來。「不拿錢去，你去討米嗎？」

阿桂仔走回媽媽的身邊，接着那張鈔票。她又輕輕的問：「丁保長是罵你的嗎，你不要頑皮哪！」

阿桂仔心裏覺得得意，但口裏卻回答着「我沒有——」，回頭就走了。

「你買了米就回來喲！」但他已經把她的吩咐丟在腦後了。

他一路走，一路想。「哼！丁保長，我還沒有把口水吐到你的臉上呢。我是抗屬，我是最光榮的，——可不是嗎，我的哥哥大桂打日本去了，依張老師說法，我該是出征打日本，——出征軍人的眷屬，我是最光榮的，我爲什麼要怕你呢？——你老是對我們不客氣，不肯優待我們，迫着我的媽媽要出什麼糊塗（護路）捐，你……」他想起了那時的一幕——

「大桂媽，你們要派到每月三塊錢的護路捐喲！」丁保長神氣活現的說。
「丁保長，我們大桂被你抽了丁，不在家；阿桂仔又小，大桂媳婦也走了，我那裏會有錢，請你——」媽想同他討人情，但他卻聲勢狠狠的打斷媽的話。

「大桂被我抽了丁！你說話要當心喲，那是政府，國家，抽你的，和我什麼相干？我現在是來派捐的，又不是抽壯丁，你把錢拿出來，大家都一樣。」

「我們沒有錢哪！」

「不是我問你要，這是上頭要，上頭的命令喲！」

「請你幫幫忙，做做好吧！」

「上頭要的錢，我做什麼好，我那有錢替你墊？——不要多嘴吧，變也要變出來的。」

大桂媽唉的歎了一聲，幾乎要逼出眼淚來，嘿着不知道要怎麼辦。

阿桂仔站在旁邊乾着急，想起了張老師的話，便插了進去。

「我們大哥打日本，我們是打日本的眷屬，出征軍人眷屬，政府說過，應當，應當優待。我們沒有錢，不派捐，應當優待……」

「你小孩子，曉得什麼！」丁保長眼睛眯眯，紅着面孔。

「你當保長的，曉得什麼！今年過年，我問你，我們政府，送給我們的豬

肉、白米呢？……」

「我，怎麼樣！不許亂說！」

「你把我們吞了去，不給我！」

「誰說的，要拿出證據的！」

「我們夜校裏張老師說，你，你揩油！我今日，問你要。」

「笑話！小孩子真不懂道理。」丁保長說着，回頭就走了。

阿桂仔想到這一幕，覺得非常的得意。「這種鬼保長，」他想，「我真應該吐你的臉！」

「嘿！小鬼，撞死你！」阿桂仔的身邊，一連串的挑過四五擔穀子，那挑穀子的人，吼了一聲，順手給他一撞，幾乎跌了他一交。

「丟那媽！」阿桂仔眼睛一瞟，「這樣多的穀子，有什麼神氣！」自己在口裏咕嚕着，看他們救火一樣的挑了過去。

這東慶墟是一條漫長漫長的直街，自北而南，沿着這一枝東慶溪的邊沿，一直就有一里多路。這墟市的市面，是在街的南頭，但阿桂仔的家，卻是住在北頭的頗為冷落的屋裏的。

他要走到墟場，須走過這一條長街；愈是向南走去，這街市就愈加熱鬧。他

慢慢的走到了區署的門口，一眼看了進去，覺得這裏面一層進一層，一層深一層的有點深森的感覺。那裏的門口，掛着四五塊長條的木牌，都是藍底白字，憑着阿桂仔幾個月平民夜校的文字知識，他曉得這是新生活運動，那是什麼文化「捉」進會，那是什麼聯保辦事處等。那時正有幾個衣服穿得滿神氣的人，匆匆的跑進進去，但門口那名武裝背槍的區丁，卻還在一來一往的踱着。

就在這區署大門的側面，那畫着黨國旗及總理遺像的牆壁下面，有三五個人站着看一張佈告。阿桂仔也不曉得他們在看什麼，也上前一步，想看個究竟。那是一張剛好貼上去的白紙，漿糊還沒有乾，也不是什麼壁報圖畫之類，知道沒什麼新鮮玩兒，就想走過了。

「這天下不要造反了嗎？——窮人們怎麼過活喲！」他聽見一個人這樣說；卻又呆住了，倒想聽他一聽。

「我們的東慶墟會沒有米嗎？」

「今天的墟上就沒有米呢！」

「米價會跳得那麼快的，真不相信。」又有兩個人在這樣的對話。

阿桂仔聽到說沒有米，纔想起自己是出來買米的，「我得趕快走。」他想：「早點到墟上，或者還可買到兩斤米。」

再走了幾步，他又看到一羣人站在一處牆壁前面看通告，他也擠了上去。這通告也是剛貼上的，「白米，每元二斤，不得什麼……」，下面是「東慶區區署」，這幾個字他還是認得來的，他正在那裏一個字一個字看着，忽然眼睛一斜，看見平民夜校的張老師，這時也出來趕墟。

他向張老師規規矩矩的鞠了一個躬，心裏覺得自己不是一個野孩子，非常的可以驕傲。

「張老師，這字條貼的是什麼意思喲！」

「米貴了，墟上今日沒有米賣。區署裏出了通告，說是每元二斤，定了價錢，再不得漲價。」

「前一墟期，還是賣三斤三兩的，再早一個月，還有五斤的，半年以前，不是每元十斤嗎？爲什麼一漲就漲到兩斤，說是沒有米嗎，這也有些不大相信。每一個墟日，不是滿籮滿籮的排着的嗎？」他這樣想着，正想問一問張老師，卻又看見了丁保長。這時丁保長正從前面走來，也擠入這一羣人羣中。阿桂仔一看到了他，便不曉得怎樣，心裏覺得有些窘，把自己要裝作大人一般，問一問話的勇氣，也就打消了。便狠狠的把丁保長盯了一眼，對張老師說：「我要買米去。」

這一段街道，已經靠近墟場，兩旁的屋舍，大部份都是店鋪，店鋪的前面，都已三三兩兩的擺滿了鄉裏人來趁墟的籬筐，這街道本來就不很闊，如今因為擺滿了木桶、竹器、草鞋、山果、筍乾以及各種山貨的地攤，就更加顯得狹窄、擁擠。那些裝船起運的穀子，還是接二連三的在挑着。挑穀子的人們都在人縫裏，在地攤的中間，搶火似的，亂碰亂鑽的挑着，把穀子撒滿了一地。再前面的街路是一個小小的叉道，從右手方面出去，有一座礮樓。通過這礮樓下面的閘門，是東慶墟惟一的河埠。那些裝運穀子的船隻，也就停泊在那裏。溪裏的水，非常澄清，墟上的人們，經常都在這河埠挑汲他們的飲水。這一段街道，非常的擁擠，挑穀子的，挑水的，老是來往不絕。而潑在地上的水，拌和着撥在地上的穀米，又給人們一脚一脚的踩了過去，便成了泥漿拌穀子。阿桂仔看着人們一脚一脚的踩了過去，覺得有些可惜。他心裏有些奇怪，穀子這樣狼戾着，爲什麼又說沒有米呢？他捏一捏媽媽交給他的鈔票，抓緊了手裏的那隻小籬斗，還是擠過去了。

走過水門街口，人們更擁擠了。挑擔子的，背麻袋的，手裏提着東西、脅下又挾着東西的，都是你擠我讓，大家肩碰肩，腳踏脚的。在這裏，阿桂仔老是東歪西歪的，在人縫中間亂鑽。有時被前面的人們擋住了，又得側着身子，在人家的身旁擠過，有時前面的人們停住了，又不得不碰上人家的腰背。這無米的墟

市，似乎比平常更加熱鬧，更加忙迫似的。

走出東慶街的街樓，外面就是墟場。墟場的兩邊，是一排一排沒有牆壁的草屋。不是逢墟的日子，這裏可非常的冷落，一眼看去，除了許許多多孤寂的柱子，前前後後密密的擠在一起以外，恐怕只有幾隻野狗，或是就近人家不關攔的豬糞在出沒。但如碰到墟日，這裏的每一排草屋下面，卻都密密的擠滿着人了。這裏有肉案子，有點心鋪，有舊衣攤，也有京廣雜貨鋪，……雖然這市面都是臨時性質的，但也覺得應有盡有。在一座旌表節婦的石牌坊下面，有一個吃食攤子。當阿桂仔走過去的時候，忽然衝過來一陣酒香夾着肉味，幾乎涎出他的口水來。那時，正有兩個人面對着過道，夾起一塊又紅又大的肥肉，往口裏送。阿桂仔心裏一橫，跟着那人吞了一口口水，趕快溜過了。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見「砰」然的一聲礮響，立刻就聽見「去喇，去喇！要吃飯的都去喇！」的嘈雜的喊聲。他不曉得發生些什麼事情，一脚跨上草屋子的柱凳，用手抱住柱子，想看個究竟。但接着的又是「砰拉！」「砰拉！」的兩聲礮聲，這礮聲似乎在他的身邊發出的，他嚇了一跳，幾乎從柱凳上滾了下來。他重新抱住柱子，挺直頭頸往遠處看時，呵，多多少少的人正如螞蟻，也正如蜜蜂，一陣一陣，哄隆哄隆的都往東慶街樓下面擁去。「這是什麼事情呢？」他

心裏猜想：「飛機來了，大家逃警報嗎？但放礮又做什麼呢？警報也不是往街上逃的喇！」他從柱凳上跳了下來，就想跟去看看。但手裏的籬斗卻在柱上一碰，「壳鐸」一響，卻又想起自己出來買米的事來。

「這是不能玩的，我先得買了米再說。」他仍舊往墟場的後面走去，那裏是平時的米市，是米的買賣集中的地方，阿桂仔是頗熟悉的。但他上前兩步，卻看見一片清靜。遠遠看過去，除了幾個小孩子在那裏偷空的滾錢，竟看不到一對籬筐，一個米商。「墟上真的沒有米了。」他好像找到一個理由，得了一個解放，只要對媽媽有一個交代，還不趕快去看熱鬧去。

東慶街上的人，正在騷亂不堪。許許多多的人們，都往水門街這一邊湧去。

「去喇，去喇，要飯吃的都去喇！」有人在叫喊着。

「前面已經動手了，快去，快去！」

「搶了嗎？」

「搶，唔，搶穀子。」

「墟上沒有米吃，卻一船一船的往下江送！」

「米價在飛漲，還是沒有市。」

「在水門街，河埠頭。」

街路上，人潮汹涌，人聲也非常喧鬧。

阿桂仔走到水門街口，已經碰到許多人從礮樓下進來，有些手脚快些的，已經挑着滿籮穀子，捧着滿衣包的穀子衝來了。他們的來勢非常慌張，臉色甚爲興奮，滿出去的穀，更是撒得滿地。這裏來往的人又多，地面又滑，阿桂仔心裏一緊張，東讓西撞的，便在地上滑了一交。他骨碌爬了起來，檢起了丟得遠遠的小籮斗，映映眼睛，拍拍身上的泥水，偷眼向別人看看。

他一脚跨上了礮樓的門口，那裏是一個居高臨下的形勢。一眼望去，遠遠的隔岸，是一片樹林，樹林的後面，隱着一個村莊，村莊的後面，又是一片遠山。東慶溪從西北一直流來，到了這村舍旁邊，轉了一個大彎，就在這一座東慶橋下馴良而平靜的向着正南流去。從這水門街的街口，一直走下十幾步的石級，下面便是河堤，河堤的左面，砌着三四步的石級一直接到水面。沿這河堤過去約有十來丈的距離就接着橋頭可以通到對岸，這時河埠上面，正縛着五隻運穀的篷船。但河堤上卻擠滿了密密的人羣，比街上擁擠，更加紊亂。這裏大概有六七百人，從這邊的街口，直連到那邊橋上，都是又忙亂又閒散的擠着。靠河岸這一面，許多人在船頭上上落。這是一批沒有組織的人羣，有些人們，好像事先早有準備的樣子，正從船艙裏將穀子一籮斗一籮斗的舂了出來，往河堤上放着的籮筐裏倒。

但大部份的人們，卻都是臨時雜湊的。他們有的使用挑水的水桶，有的用掃垃圾的畚箕，有的用街上新買來的泥鉢，有的就用衣兜，甚至有人在臨急時脫下褲子來，兩頭打了個結子來裝的。總之，這情形非常的零亂，正有些像螞蟻搬窠。而在水面上，河埠上，地面上，卻到處沙沙沙的撒滿了穀子。

阿桂仔站在礮樓門口，一眼警視着這熟悉的地方所演出的不熟悉的場面，心裏還是莫明其妙。難道這些穀子，就可以讓他們這樣的挑了去，兜了去嗎？他也不曉得自已可否裝他一小籬斗回去呢？

他在呆呆的看着，只覺得有些驚異。突然，他的心裏自己發起抖來，但還是不敢走近前去。他想，「大哥打日本去，我應該去搶穀子嗎？」

「小鬼，你站着做什麼！」不曉得什麼人把他一推，他的膽子似乎又壯了起來。

時間是過得漫長久的。五條船裏的穀子，一下子就給這些螞蟻似的人們搬空了。許多看熱鬧的人，也有些散去了。

阿桂仔走近船邊，看看船艙的角落裏，還堆着很多，還有幾個落後的人，伏在艙裏搜括。他壯着膽子，跳了進去，用手在艙角裏，艙板上，四處去兜攏來，裝入自己的小籬斗中。

這留着的穀子，還是很多的。阿桂仔一裝滿了籬斗，就趕快跳到岸上，匆匆的向家裏跑去。

正在走進水門街口的礮樓下面時，對面卻衝來了丁保長和許多人。阿桂仔心裏一慌，很想往人後躲去，但已和他打了一個照面。

等阿桂仔第二次從家裏出來時，這裏已經被區署裏的區丁們封鎖了。

下

這一天的晚上，阿桂仔和他的媽媽已經睡着了。忽然外面有人敲門；立刻就有許多穿皮鞋的脚步聲，穿過了頭房，二房，響穿了這個過道，一直停留在後房的門口。他們是租住在這黑暗的後房裏的。

「開門，開門！」外面的人在門上敲着。

阿桂仔好像有什麼預感似的，心裏嚇得忐忑發跳。媽媽聽見門打得很急，想起大桂被抽了抽去時的情形，帶着顫抖的聲音在答應着：

「我家沒有男子，我的大桂已經被抽去了啊！」

「起來，起來！」

「開門，開門！」

「我們不是抽壯了的，你不開門，我會把門敲跌下來的。」

阿桂仔一骨碌從牀上翻了下來，不知怎樣的靈機一動，便沒頭沒腦的往牀下一鑽。

媽媽還沒開好了門，外面的人們，已一陣風似的擁入了這間房間，燈籠、手電，打得雪亮。這屋子右手靠壁的一面，是一張掛着破舊帳子的板牀，左面放着一張兩抽屜的破桌，桌子上面，堆滿了一些破舊的油瓶、籃子、布片破鞋等東西，但都是塵煙封滿了的。對着門口的牆壁，放着一個老式的衣櫥。但這衣櫥已被煙塵薰得墨黑，朽舊不堪，不知是那一朝代的東西。此外，這房間裏還放着兩條板凳，和地上的兩隻泥罐。這些東西，就在白天，也是不大看得清楚的，但在燈火之下，卻都是露在人們的眼前了。

他們進來的，一共是五個人，一個隊長，四個區丁。這隊長的面孔，大桂媽還有些認識似的，她就走到他的前面。

「我是個窮寡婦，我的大桂不在家，大桂嫂也回去了，老總，你們要做什麼呢？」

沒有一個人打理大桂媽的說話，他們只是用手電往牀裏牀背，角角落落的亂照。

「啫，啫，這裏！」他們在牀下照到了阿桂仔，第二支的手電，立刻又打住了他的頭部。「出來，出來！」阿桂仔覺得滿眼暈眩，再也沒有地縫可鑽。「小鬼，你會躲得了嗎？」他在電光籠罩中慢慢的爬了出來。

阿桂仔還沒有站直，突然的便吃到一個重重的耳光。「你躲，躲得了嗎？」阿桂仔只覺得耳朵裏嗡然一聲，身子就失了重心，向左跌了幾步，一把抓住了他媽媽的衣角，就「媽呵」一聲的哭了起來。

「去，去！」有一個人上前拉住他的手。「不，給他縛起來吧。」又有一個人拿出一根索子來。

「老總們，我家桂仔還小呢，他只十五歲，你，你們，救救吧，他還小，他不犯法！」大桂媽顫抖的抱住阿桂仔，「你們，你們不能這樣，哪，哪，天哪！」

「我不犯法，我不是足歲的壯丁！」阿桂仔忽然壯起了膽子。「我們是出征打日本，出征軍人眷屬，我哥哥已經打日本去了。我不怕，你們有什麼事，儘管說。」

「到區署去！」

「到區署去，就到區署去！」阿桂仔走上一大步。

但大桂媽卻死命的拉住了阿桂仔，「阿桂仔，你不能去，老總們，你們救救，他是小孩子，還沒成人，不識情事，放了他吧！桂仔，桂仔，你不能去。」但阿桂仔早就被區丁們老鷹捉小雞一般的拉出去了。

區署裏還點着雪亮的燈火。阿桂仔被區丁們拉了進去，一直就轉入裏面，繞過了區長的大辦公室，送進一間狹長的又深邃又黝黑的房子裏。這房子是空洞洞的，什麼東西都沒有。但在這房子的旁邊，靠着牆腳的邊緣，特別裝置着兩條木頭。這木頭是方方的，在兩邊合縫的地方，隔着尺把距離，各自鋸成一個半圓。把兩邊的半圓拼了攏來，正成爲一個圓眼。阿桂仔看看一個人在這兩條木頭的一端，扭開了一把大鎖。吩咐着他說，「站進去吧！」他心裏一酸，曉得這是一種刑具，便呱呱的哭了起來。「哭什麼，小鬼！」跟着是一個耳光。阿桂仔覺得哭也無益於事，又突然忍住了。

「快些，站進去！」阿桂仔便規規矩矩的站入這兩條木頭的圓眼之中，兩隻脚桿，正好就近放入一個圓洞。又一聲不響看着他們把這木頭的一端鎖上了。

區丁們走後，這房子裏留着一房的恐怖與黑暗。阿桂仔蹲了下去，摸一摸這木頭的圓洞，但前面的脚骨，已經觸到了木板。這洞口相當的大，對於阿桂仔這雙小腿子卻相當寬容。他側重一隻脚的重心，把另外的一隻脚輕輕抽了起來，等

抽到脚板這一部份時，脚背和脚踵，便再也抽不上來了。

阿桂仔初站的時候，倒也不覺得不舒服。過了一刻，他覺得兩隻脚只能死死的站着，一點也不能動彈，又不能蹲，又不能往牆壁靠，真有些不舒服。再過一些時候他覺得全身酸痛，好像手脚都不是他的。要是能讓他蹲一蹲，或是在牆壁上靠一靠，休息一個時候，養一養神，甚至打那麼一個盹兒，時間作與會過得快些。那是多寫意的事呵，他便感覺得有些窘了。

他卻覺得非常悲哀，便哭了起來。他不曉得自己犯的什麼罪，他不曉得這樣的站着，究竟要站到什麼時候，他不曉得這一天的晚上，究竟有沒有天亮的時候，他更不曉得，這個黑暗的房子裏，會不會有什麼惡鬼出來吞食他？他忘記自己是個光榮的出征軍人眷屬，他也忘記了丁保長和張老師，他更忘記了今天的趁墟買米和水門街河埠搶穀的一幕。他只覺得悲哀，只覺得可怕，他就儘情的在叫哭。

他似乎聽見外面有了什麼聲音，立刻又把哭聲煞住了。他用力的尖着耳朵聽，好像又沒什麼響動。又是一回功夫，他好像聽見了他媽媽的聲音，但又聽不出究竟說些什麼話。

「走哪，走哪，區長叫她明天來！」這話倒聽得非常清楚，「是不是媽來了

呢？」阿桂仔自己猜測着。

「媽呵！媽呵！我在這裏！」他不管什麼的叫了起來。

夜是靜寂的，四下來了一個回聲，空氣更顯得寂寞。他又想哭，但又想想哭也沒有用，「我偏不哭！」

時間過得真長，外面又有人聲和腳步聲了。接着立刻就有燈火射了過來，一下子功夫，就有許多人走入這一間房子，阿桂仔張眼的看着，也是五個區丁，伴着一個手縛在背後的人。

「今晚在這裏歇歇吧！」

一個人在開這兩條木頭的鎖。「來，來！你站進去，我給你的手鬆了。」

那人一轉過身來，「呀，這是張老師！」

「張老師！」

張老師把阿桂仔盯了一眼，沒有回答。

「小鬼，你們原來是認識的！」

阿桂仔又看一看張老師，也就默然了。

「好，你們兩個一道，不會寂寞的。」他們鎖好了那隻大鎖，又連着燈火一擁的出去了。

等他們出去以後，阿桂仔又叫了一聲「張老師，你……」便好像碰到了親人一樣，嗚嗚的大哭起來。

「李桂仔！」張老師說：「你這算什麼，有本領的小孩子是不哭的！」但阿桂仔更加哭得厲害。

張老師見他哭得悲哀了，便一聲不響的忍耐着。阿桂仔哭呀哭的，慢慢的聽見張老師一點也沒有聲音，倒有些懷疑起來，張老師是否還在這黑暗中站着呢？這黑暗中和他同站着的是不是張老師呢？他自己又忍住了哭聲。

「張老師，張老師！」

「唔！你不哭了嗎？」

「張老師，你爲什麼不說話？」

「你要哭末。」

「我不哭了。」

「你曉得你爲什麼被抓到這裏的？」

「我不曉得。」

「你今天在水門街河埠頭搶了穀子嗎？」

「我沒有搶。我去買米的，墟上沒有米。人們搶穀子，我沒有搶，我掃拾了

「小籬斗來，別人不要的。」

「你說沒有搶？」

「別人搶了不要的，我便兜來，我看見別人一擔一擔的挑呢！」

「你認得他們嗎？」

「我不認得。」

「呵，明天他們問你，你也這樣回答好了。」

「張老師，我可不要緊嗎？——我哥哥抽去打日本，媽身邊只有我一個人，媽老了。」

「你又哭？我說你不要哭，你哭也沒有用。」

「我不哭，張老師！」他又忍住了。「那末，張老師，你呢，你爲什麼會被捉到這裏來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大概也是爲了今天的穀子吧！呵，桂仔，今天上午，你不是在墟上看見我嗎？」

「唔！我看見老師在看通告！」

「是的，我在看通告！」

「看通告又有什麼關係？」

「你不懂。」

「不，張老師，你說吧！啊，我的脚好酸痛喲，張老師，我站不住了！」

「有本領的孩子，應該忍受的。——唉，這樣忍心，這樣胡鬧，竟然把小孩子認作強盜。」

「張老師，你說吧！我不懂的，你也要說喲！」

「我也不曉得什麼緣故。我當時這樣說道，區署自己用高價收穀子，運到下江去做生意，現在要老百姓平價，這是不可能的。或者，這話被什麼人聽見了，就說我要搶穀。或者，恐怕也因為我要辦什麼夜校，教你們讀書的緣故吧！」

「唔，張老師，辦夜校有什麼不好呢！」

「是的，我知道你不懂，你不懂就莫問吧！」

「張老師，我的腿痛極了，我站不住。」

「莫哭，老師也是一樣的。」

「我們明天能出去嗎？」

「我們得熬過今晚！天哪，什麼時候天纔亮呢？」

等待着天亮，真是一個非常的艱苦的時間，痛苦，疲乏，悲哀，絕望，老是隨着黑暗的延長而加深了他的負擔。這案情會這樣嚴重的，但承擔這種苦痛的

人，卻竟然是阿桂仔伴着他的張老師。這是誰也意料不到的事吧！

雞啼過了，天還是黑的；第二次的雞又啼過了，但天還是黑的。什麼時候纔天亮呢？

等待，等待，伴着苦痛，伴着煎熬的加重加深的等待！這在黑暗中等待着天亮的可憐的人們哪！

一直等到天大亮了，阿桂仔是又飢又餓，又疲乏又苦痛的，已經陷入了昏昏迷迷的狀態中。但這一天卻是陰雨的天氣，天上沒有太陽，這一間房子，還是陰暗而潮溼的。

該是第二天上午八點鐘的時候，阿桂仔的媽媽又來了，她送來了一碗白飯，上面放着兩塊豆腐。接着，那個區丁，也拿着鎖匙進來了，立刻打開了那木條上的大鎖。

呵！這是恩典！阿桂仔是可以走路了，但雙腳還沒有移動，卻一交跌了過去，他覺得，什麼地方都是痛，是酸，是麻痺，但又不曉得究竟是什麼地方痛，什麼地方酸，他覺得全身都不是他的，他不能要他的手動，也不能要他的腳動。他坐在地上，也不哭，也不叫媽，不曉得要怎樣纔好。

張老師也坐在地上，阿桂仔看他用手來摸腳，來捶腿了，於是也想起自己

的手和腿來。

大桂媽坐在阿桂仔的前面地上哭，一碗滿滿的米飯放在旁邊地上出冷氣。阿桂仔看到了飯，好像忽然想起什麼似的，纔用手在地上撐着過去，捧起了這一碗飯。

到九點鐘的時候，區丁們把大桂媽趕走了。阿桂仔被傳出去問話。

區長坐在畫着大麒麟的影門的前面，桌子上放着一個大筆架。他說「李桂仔，你要講老實話。」

「我不說謊，我是出征軍人眷屬。」阿桂仔回答。

「你搶了穀子沒有？」

「我沒有搶，只掃了一些！」

「這是搗亂後方，強搶軍糧，是犯法的，你曉得嗎？」

「我不懂，我不曉得。」

「你說出來，什麼人爲首，什麼人主謀？」

「我不曉得，我也不懂。」

「你不說是要槍斃的！」

「我不曉得，我曉得了，我一定說。」

這一天下午，張老師被保釋出去了，聽說他是中學的教員，那中學的校長來保的。同時，這房子裏又關進了兩個人，都是阿桂仔所不認識的。

從那天以後，過了十五天，阿桂仔便死了，有人說是病死的，但究竟是怎樣死的，人人都不大清楚。再過三個月以後，這天下午關進來的兩個人，一個確是槍斃了，一個卻被解到城裏去。

一個小小的別扭

女 你回來了？

男 回來了！

女 爲什麼帶着一臉不高興的樣子呢？——喝了酒嗎？

男 沒有，你以爲這個時候還有什麼可以高興的嗎？

女 要打架吧！哈，哈！你不要裝醉吧！

男 誰要同你打架呢？你又不是我的對手。

女 拿了薪水嗎？

男 拿了。

女 褲料呢，買來了嗎？

男 沒有。

女 爲什麼不買呢？

男 爲什麼不買，你來考我嗎？我問你，你有多少錢買褲料？

女 難道買褲料的錢都不夠嗎？這做裏褲的，只要五尺斜紋布就夠了的。

男 是的，是的，我的太太，我曉得，只要五尺斜紋布。可是，我一間鋪子一間鋪子的問過去，卻都說沒有這批貨色。

女 他們都藏起了的……

男 可是，我看了就發氣，丟那媽，我恨不得……

女 恨什麼？

男 那些臭女人。

女 什麼？

男 我恨不得一個個給她拖來打死！

女 可是你沒有打。

男 我沒有打，是的，我還不會神經到——

女 你要回來和我打架？

男 我並不想和你打架，我倒要可憐你——

女 可憐我？

男 是的，你是教授太太，我是大學教授；你這教授太太，卻不及那些汽車夫太太，那些臭婊子；而我，也……

女 你也不及那些汽車夫。

男 不，我也被那些臭婊子侮辱，她們用一疊一疊的鈔票，在我前面示威。

女 在你前面示威？

男 全是簇新簇新的鈔票，而且是聯號的，——她們是嘻嘻哈哈，全不在乎的樣子，一抽便是三四百，只是往櫃臺上面丟。丟那媽，她的眼睛還瞧着我呢！

女 你不看她不就好了嗎？

男 你還吃醋呢！——你以為她們瞧着我便……

女 我沒有這個意思。

男 她們向我示威呢！

女 你不看不就算了。

男 我想想倒要發氣。

女 因為她們有錢！

男 倒是因為你沒有錢！

女 那還不是因為你沒有錢？又因為你喝了酒？

男 我沒有錢，是的！可是，我喝了酒，我不可以喝酒嗎？我是一個大學教授呢！

女 大學教授？你不是說大學教授的市價，賣幾個銅板一斤嗎？

男 教授太太呢？

女 那還用說，不是只比老媽子好一點嗎？——啊！我幾乎忘記了，剛纔文娟來過了。

男 唔！——丟那媽，這是什麼世界喲！

女 你忘記了這是抗戰第五年嗎？

男 真不愧是一位教授太太！你爲什麼不來一套「自蘆溝橋事變以後」呢？

女 你想演話劇嗎？

男 我倒想罵人。

女 又是因爲窮？

男 是的，「禿子媽！」

女 「禿子媽？」

男 唔，「禿子媽！想當年……我們……」

女 不要發瘋了吧！——啊，我告訴你，剛纔文娟來過了。

男 什麼事？

女 就是那筆錢——你不是答應這個月薪水拿來還她嗎？

男 「禿子媽，要是小禿子的包銀拿來，我們一人一百，不不，我一個也不要，我全給你了。」

女 和你講正經呢？文娟的事究竟怎樣？

男 你說怎麼樣呢？

女 她說要還。

男 你還她就是。

女 錢呢？你拿來的薪水呢？啊？

男 你告訴她吧，現在的錢是不當錢用了的，鈔票日日在跌價，五百塊錢，

只等於從前的五十，不，恐怕只有二三十也說不定的。你對她說，要她再借給我用用吧！

女 你沒有買褲料？

男 什麼都沒有買。

女 錢呢？

男 沒有了。

女 什麼！

男 沒有了，你可怎麼樣？

女 你們大小都要吃飯的吧！你不拿錢來，我這個只比老媽子好一點的老媽子，又沒有錢養你們吃飯啊！

男 那就全家不吃飯好了。

女 你不吃飯，倒也可以；但是小孩子呢？孩子們是無辜的。

男 難道餓死我，就不是不無辜的嗎？

女 我可管不着。

男 那爲什麼又要管到小孩子呢？

女 也讓小孩子們一同餓死嗎？

男 洪深呢，還不是要自殺！自己還保不住，誰還能顧到小孩子？——要不

然，我們來一個舉家自殺，倒也乾淨！

女 你爲什麼這樣沒志氣！

男 我又不曾當漢奸，把自己的祖宗去出賣；我也不會做生意，莫說做奸商，發他一筆國難財；我又沒有土地，自然也不是有土地的人們；要挑擔嗎，沒有力氣，要做工嗎，沒有本領；——而且，對不起，太太！我又沒有一個會做婊子的女人，可以出賣，可以從什麼人那裏走門路，或是同什麼闊人的姨太太結拜小姐妹！

女 你可真不要臉，虧你還會說得出口？

男 我豈只會說得出，而且還要做得出呢！

女 你做得出，好，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把文娟那筆錢，還了我，讓我走吧！

男 文娟那筆錢還了你，文娟的錢是你的嗎？

女 自然要還我，——是我借來的啊！

男 你借來的，就還了你！——嘿！說得豪爽，要還了你！我偏不還！

女 你想賴賬嗎？你，你！呵！

男 哭嗎，好，好，你哭個痛快吧！女人是只曉得哭的，一哭二餓三上吊……可是，我卻好久沒有看見你的哭了。

女 呵，呵！我沒有想到你會——

男 我會賴賬，我會欺侮女人，是不是？

女 呵！呵！

男 哈，哈，哈！哭得好，哭得好，哭個痛快吧！

女 呵，呵，呵，呵呵！

男 真的這樣悲哀的哭嗎？好了，好了，這又何苦來！我不過說着的。

女 你高興，說着玩的，我可沒有這種心境。

男 我也曉得你沒有這種心境。

女 那爲什麼又尋我開心呢！

男 你以爲我的心境是好過的嗎？

女 你以爲我的心境是好過的嗎？

男 又發氣了，何必要用那麼大的氣呢？我是了解你的。

女 我一天忙到晚，做老媽子，燒飯、洗菜、帶小孩、補破褲子，爲的什麼
啣！

男 這都是爲的抗戰啊！如果在從前，在平時，我何嘗要你這樣苦呢？

女 苦是大家苦，那也心甘，但是你……

男 我？我怎麼樣？我聽你說就是了！

女 你肯？

男 我自然肯。——而且，我心裏何嘗不是在想，我們總該想想法子，弄一筆錢來，讓我們的生活鬆一鬆，讓你，讓我，甚至我們的孩子，大家都
舒一口氣。

女 你能這樣想？

男 我還騙你嗎？

女 那末你聽我說！

男 你說！

女 文娟那筆錢究竟怎麼辦？

男 我想我們都能舒服一下，同時文娟的錢也會有辦法補救的。

女 還要舒服一下。

男 自然；你和孩子們都太苦了，這抗戰四年來，尤其是最近這兩年。

女 你也很苦的呢！

男 所以，我已想好了，——而且，等一下就有人把東西送來了。

女 什麼東西？

男 錢！

女 誰送來？

男 銀行裏的，——不，學校裏的會計。

女 真的？

男 真的。

女 多少？

男 一千二百。

女 那裏來的這麼多錢？

男 你聽我說啲！

女 你剛纔爲什麼那樣的騙我呢？

男 你不要打岔，聽我說啲！

女 唔！

男 我今天拿了薪水，跑去買買褲料子，真的發了一肚皮氣。

女 就是那幾個女人嗎？

男 唔，你不要響。——後來，我想想，如今的錢是不值錢的；但是，有了

錢，卻也很容易生錢？

女 唔。

男 你不是說過嗎？事實上，現在的一塊錢只能當一角錢用……

女 你說還抵不上從前的一角呢！

男 是的，你說，如果我們的薪水，也照鈔票跌價十倍算，從前是三百，如

今是三千，那就不是一樣嗎？

女 是啲！可是我們的收入還是老樣子。

男 所以，我的法子，便是想使三百塊錢，仍舊變作三千塊錢。

女 有這個法子？

男 你聽我說喲！——我想做生意，因為現在的做生意，是莫不利市十倍的。

女 你會做生意？

男 這有什麼難，只要你把貨買起來，你放在那裏。價錢就自然會漲起來的。

女 你有本錢？

男 這一月份的薪水，不是本錢嗎？

女 你不是說立刻就有一千二百元送來嗎，怎麼這樣快呢？

男 是的，我也曉得做生意沒有這樣快，我又改了方針。

女 又改了方針？

男 是的，我想做生意也不過是投機，是賭博，我便用這二百塊錢去賭博。賭博！你會輸了去，現在可來騙我。

女 輸了？並不，我卻贏了來。

女 正好是一千二百？我不相信。

男 不相信，等一下就送來了。

女 怎麼又是學校裏的會計送了來？

男 因為，因為，會計也在那裏賭。

女 啊！真的，我總覺得有點不相信的樣子。

男 你不相信好了！

女 怎麼還不送來呢？

男 那有這麼快，總有一回子的。

女 那末這樣吧，我們先來算一算。文娟的五百元，先還給她。你自己的褲料子，襯衫，中山裝，皮鞋，小孩子的衣服，鞋子。還有我自己的小褂子，出客的外衣，——你曉得，我們從抗戰以來，一切都在將就，丟的丟了，要添的沒有添，舊的都破了，新的可做不起來。如今，你就譬如沒有贏吧！

男 太太的說話，像唱戲一樣的！

女 怎麼，沒有那麼一回事吧？

男 怎麼沒有那麼一回事！

女 那你爲什麼又取笑我呢？

男 我說你這筆賬喲！

女 我這筆賬？——文娟這筆賬啊！

男 我說你開的這筆衣料賬，倒像唱歌一樣的好聽呢！你曉得一身囉囉中山裝，現在是什麼價？恐怕就是一千二百塊錢也買不到呢，其餘像皮鞋，起碼就一兩百塊，陰丹士林布是七元一尺，白斜紋布是六元一尺，你有錢還買不到。我說，這是戰時喲，你不要做這些夢吧！

女 那末，我就註定是補破褲子的命了！可是，如果再這樣下去，那就非出屁股不可了。

男 這有什麼法子，就得要咬緊牙關忍受喲！

女 屁股都遮不住了，也要咬緊牙關嗎？

男 唔，不對，你對抗戰的信念不堅定。

女 真的，抗戰到了什麼時候纔可結束喲！

男 自然是要到了完全勝利的日子。

女 究竟在什麼時候呢？

男 你再忍耐一兩年，就快要到了的。

女 你說到了抗戰結束以後，我們該好些了吧？

男 那就請你不要夢想！

女 啊！

男 你去想，就是今天結束了，中國勝利了，那我們還要有幾年的苦要去受呢！

女 那怎麼了！

男 「怎麼了」也得了啊！

女 你想我們還能活下去麼？

男 自然，「我們在抗戰中老了，我們在抗戰中死了。」

女 孩子們呢？

男 孩子們該有孩子們的世界，我們那裏管得這許多？

女 那不，那不，我們須得和孩子們準備，孩子們是無罪的。

男 是喲，孩子們是無罪的，但是有什麼法子呢？

女 你得給他們想辦法喲！

男 有法子想，我會不想？

女 你把那一千二百塊錢都交給我！

男 做什麼？

女 我們自己苦一點不要緊，我給孩子們準備起來。

男 是的，你準備吧！

女 錢呢，一定都交給我吧，那一千二百塊錢。

男 好吧，可是，文娟那五百塊呢？

女 不要你還了。

男 誰呀？

女 我！

男 文娟呢？

女 原來這錢就不是文娟的，是我想積起來給小孩子們的，可是，我看見你沒有錢，卻又不忍不拿出來用，於是只好說是向文娟借的了，哈，哈！你不曉得吧！

男 呵！我一向卻被你蒙在鼓裏，一點也不知道。你真騙得我好苦呀！真的要把我逼死了。

女 現在我可不能騙你了。

男 那末，現在我也不騙你了。

女 怎麼，你騙了我，你什麼時候騙了我？你不是說不騙我的嗎？那末，你

男 說贏了一千二百塊完全是假的了。
是的，完全是假的。

女 那末，你去賭博呢，也是假的嗎？

男 這卻不敢騙你，那倒是真的。

女 那末，你把今天拿來的薪水都輸掉了？

男 你猜得正對！

女 呵！呵！你這不長進的傢伙，你這不要臉的壞蛋！

男 你又哭了，你還要哭，還是一哭二餓三上吊呢……你看，你看，錢在這裏呢，這不是今天領來的薪水嗎？

女 真的嗎，拿來給我！

男 藏在我身邊不一樣嗎？

女 偏不，我偏不！

男 這倒相當嬌羞，大有我們十八年前講戀愛時的氣派……什麼，你笑了。

女 快拿來，快交出來給我！

男 文娟的錢不要還了吧！

女 你騙了我說出了真話，如今卻又騙了我，並且挪揄了我……

男 那是希望你笑一笑。

女 拿來，把錢交給我！

男 交給你，就交給你吧！

女 那末，拿來喇！

男 何必這樣急呢！我們先來盤算盤算看好嗎？

女 好，我們來盤算看……這可到了我的手裏了！

男 你搶嗎，你！

女 我搶，如今到了我手裏了，你怎麼樣？

男 我，不怎麼樣，還是我們大家的錢。

女 大家的？你得還我，還文娟的借款。

男 又是文娟，……

女 就說還我的。

男 好，就還你吧！——不過，你藏起來也沒有用處！在從前，你積了五百

算是五百，可是如今，那就等於廿五了。

女 那末，我就要你，要你，二五得一，一千，一萬，就要還我一萬。

男 好，我還你吧！可是我還你一萬，你過了幾年，不就也等於廿五，或者

兩塊五了嗎？

爲什麼？

爲什麼，不是說鈔票在那裏跌價嗎！

啊！

男 所以，還不如現在用了的好。——譬如說雞蛋吧，以前一角錢一個太貴了，不肯吃，可是一下子便漲一塊錢七個，一塊錢五個了。在一塊錢五個的時候，我說這是不必失悔的，你要能够捨得買，還是來得及的。如今是一塊錢只買兩隻雞蛋了。但過了幾時，到了一個或者半個的時候，你又會失悔今日爲什麼不吃個痛快的呢？

女 所以，我就主張現在多買些雞蛋，藏在那裏……

男 到將來更貴的時候拿出來吃？

女 唔！非但要吃，並且要賣；我賣了一些，吃了一些，本錢賣了回來，不就等於白吃了嗎？

男 可是鈔票跌了價了喲，你吃的還不是吃你自己的鈔票？

女 依你怎麼樣呢？

男 依我，我就主張現在吃！

女 可是我不。

男 那末依你呢？

女 依我，我卻主張現在不吃，——而且要把現在要吃的一切東西省下來不吃。

男 這是什麼意思呢？

女 我現在不吃，省下來的東西，將來就是大幫大幫的鈔票。

男 你忘記了，鈔票越過越不值錢嗎？如果你現在能够盡量的吃，吃够了一輩子，將來聽憑他物價怎麼貴，可也算吃過了。

女 不，你得依我。

男 不，你是沒有理由的，你得依我！

女 你自己沒有理由呢，你想把明年的飯都吃掉嗎？

男 你呢，你想把今年的飯省到明年去吃嗎？

女 笑話！

男 笑話。

女 怎麼，你又想搶我的鈔票嗎？

男 我們來算算看吧。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63748

女 我來數，——唔，爲什麼只有一百七十三元呢？

男 那天要付飯錢了，不是借來一百嗎？所得稅不要扣了的嗎，還有，呵，那一天的聚餐，唔，……

女 唔，我們每日四客客飯，四六二百四十。已經付了一百，還得付他百四十元。好，這三十三元你去吃一年吧！

男 不，你說買褲料？

女 啊，天哪，這是什麼日子。

男 你聽，你聽，什麼人在敲門了吧？別，別，我去開門去。

後記

我知道，生在這個時代，無端的感慨，是可以不必的。但是當我重新把這部小集子收集完全，而且又給從頭至尾讀了一遍的時候，心中卻不免引起了許多的悵惘。自然，這也是一個運命，但我的文章的遭際，卻也有些和我自己相像。我能有什麼話說呢？

我這部稿子，原來在勝利以前，就整理好了的；不料後來經過了一次勝利之災，這稿子的運命，就被擱置在一旁了。我自己在這抗戰的幾年中間，自己想想，實在寫得太少了一些；但是想想我僅有的這幾篇東西的經歷，總還有些戰兢的。我的每一篇文章寫成，總是有一長串的不快的遭際，我真的不敢動筆。在抗戰沒有勝利的時候，我曾經喊過文藝的自由，（我寫過一篇「文藝自由新論」，收在論文集「文藝批評與人生」一書中）我希望文藝自由總有到來的一天，使得寫文章的人，不會因為寫了幾句文章，就會鬧着一些人事上的別扭。誰知勝利到了以後，雖然也有了四大諾言等等的說話，但這卻好像甜甜人家嘴巴的蜜糖，於事實仍舊沒有什麼補益。我曾經想，我要得到一個機會，把我那幾次所鬧的人事上的別扭，寫了下來，作興也可算是一個現實的報道。但是，自從勝利來臨以

後，我還是不高興寫這些東西。我仍舊把這些事情，積壓在自己的心底裏。

這一次，承了開明書店的好意，說是可以給出版了。我想，這也好，也讓他去碰碰運氣看。可是，誰知這些稿子，又會在印刷局裏出岔子的。——他在印刷局，連着他們的衣被財物，被賊骨頭光顧了。這又是一個人事上的小小的別扭。在開始，當我這稿子交給開明書店的時候，聖陶兄曾說這別扭二字似不合式，可否改他一改。我在當時，卻偏愛這個題名，不肯更動。誰知他竟然還會在印刷局裏出亂子的？

這些稿子，我原來就只留得那麼一分底稿，如今遺失了，這倒是大傷腦筋的事。我得感謝我的朋友，我靠着他們，由他們的保存與割愛，終於完成了他原來的面目。我真不知要怎樣感謝他們纔好呢？

我覺得，我的文章的遭際，正有如我自己的運命。從大處說，生在這個時代，政治的，經濟的，根本就使得我們窒息，似乎有些透不過氣來，從小處說，偏偏還有這許多不快的際遇。我如果沒有許多好意的朋友們關心與鼓勵，如果沒有自己那麼一點點的自信與決心，那就真不知怎樣呢？

個人的事情，應該是沒有什麼的，大的前提轉好了，許多小事，該連帶的解決了吧！什麼時候，文藝纔有自由呢？什麼時候，寫寫文章的人，纔不會鬧一些

人事的別扭呢？唉！

如今正是冷的天氣，雖說冬天到了，春天也該不遠了；但是，人世的春天的到來，恐怕不會機械得像自然的春天一樣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打破這黑暗的時代，恐怕還要一長段的努力吧！老等是不會成事的，別人的施與，恐怕也靠不住。揭發這現實，打倒這現實，還是追求光明，預示光明的起步呵！

一九四六·一二·二六·

開明文學新刊

我的青年時代

艾蕪著 〇·五〇



艾蕪先生是苦學成功的「農民作家」，他的一生就
是一首戰鬥的詩。這本書是他的「自傳」的一部，
記述他在青年時代流浪到昆明，在昆明紅十字會當
雜役的生活的。這裏面有「明善堂」四絡長鬚的陰
冷的偽善面孔，也有鄉間信男善女的自我犧牲；而
作者本人就在這陰暗的角落裏奮鬥着，學習着。全
書以熱情與希望作經，以生動活潑的民間語言作緯
交織而成。還是在苦鬥中的青年朋友們的強心針。

沈從文文集 從文自傳

〇六〇

作者是新文藝運動開創時的一
員健將。他自小就一面讀書，
一面又讀着一本大書——「社
會」。他從當兵 當軍隊裏的
文書，當稅收機關的收稅員，
一直做到文學家。本書就寫他
怎樣讀這本「社會」的大書。

開明書店印行

舊戲新談

黃裳著 每冊〇·八〇

本書共收文章五十六篇，分爲五
輯，第一輯泛論舊戲，第二輯談
比較正宗的戲廿四齣，第三輯談
作者所喜歡的戲九齣，第四輯談
五位伶工，第五輯收談戲雜文七
篇。作者文筆生動，富於風趣，
對於舊形式的藝術具有高度的欣
賞和批評的能力，文中常舉史
事，不離現實，筆鋒帶着情感，
雖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看
文章也就等於看戲，看世態，看
人情，看我們眼前所處的世界，
有心人當此，百感交集。作者實
在是一個文體家，「舊戲新談」
更是一本卓絕的散文。



開明書店印行

以上各書定價均照業規定價發售

上海圖書館

開明文學新刊

小說

科爾沁旗草原 端木蕻良著 一·九〇

灘 宋霖著 〇·九〇

倪煥之 葉紹鈞著 一·〇五

無望村的館主 師陀著 〇·五〇

我的青年時代 艾蕪著 〇·五〇

追 張天翼著 〇·八〇

蛤藻集 老舍著 〇·七五

殘陽 靳以著 〇·九〇

愛 周文著 〇·七〇

落日 光師陀著 〇·八〇

茶葉棒子 陳白塵著 〇·八〇

人·獸·鬼 錢鍾書著 〇·六〇

別扭集 許傑著 〇·六五

樓鳧村 阿湛著 〇·四五

散文

速寫與隨筆 茅盾著 〇·八〇

未厭居習作 葉紹鈞著 〇·八〇

平屋雜文 夏丏尊著 〇·七〇

背影 朱自清著 〇·五五

歐遊雜記 朱自清著 〇·六〇

倫敦雜記 朱自清著 〇·三五

歐遊散記 王統照著 〇·八〇

意大利遊簡 李健吾著 〇·四〇

懷念巴 金著 〇·四〇

緣緣堂隨筆 豐子

緣緣堂再筆 豐子

貓與短簡 靳

燈下集 施 塾

城下集 塞 先

看人集 師

江湖集 師

寫在人生邊上 錢 鍾

灌木集 李 廣

關於女人 冰

魯彥散文集 魯

秦牧雜文 秦

詩

北望集 馬君玠著 ○·九五

004080

五 ○ ○ 五 ○ ○

以上各書定價均照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新

